

白素著

沙漠裏的煩惱



白 夫 近 哉

目 錄

- 第一篇 宗教薰陶下的亞蒙及其單戀……………一
- 第二篇 初戀的勝利與藝術觀……………一三
- 第三篇 靈與肉——創造戀人的失敗……………二〇
- 第四篇 真，美，善，聖的人生程式……………四八
- 第五篇 在武漢政界……………六九
- 第六篇 在外蒙古烏托盟外交部及與白姊之戀……………七七
- 第七篇 亞蒙之死……………九四
- 附七封致白姊的訣別書信……………一一二

沙漠裏的煩惱

在偶然的機緣中，作者遇着一位多年未見的老友；對於他突然地來到上海，引起了作者的好奇心；這便是本書的淵源。

原來他是遵亡友之囑，由上海轉道鄉間，將攜帶着的款項交給亡友的家屬的。

在他簡略地敘述了那位亡友的身世後，作者竟被這動人心弦的軼事迷惑了，不由自主地要求他允許將那位亡友在病中給他的書信讓作者閱讀一下。這些書信包括了已逝者亞蒙的短促的一生，是叮囑那位朋友去交給他所遺下的未婚妻的。

生之迷茫；愛的煩惱；思想的徬徨；政治的波動；社會的陰暗面以及青年追尋完美人生程式的熱情都充分地在这些書信中流露着。當作者讀到死者亞蒙和戀人白姊的悽艷的戀情時，亦不禁灑一掬同情之淚而恨不能操生死之權去挽救這位不幸的青年了。

除了人名地名稍有刪改之外，作者只是將這些書信依照日期整理一下，抄錄在後面；所以於其說是創作，還不如說是一位青年奮鬥的實錄；因此如果讀者在閱讀之後有任何讚美的頌辭，那末，請加給那位逝去的青年吧！

第一篇

宗教薰陶下的童年亞蒙及其單戀

××：

好友啊！我這不速的書信一定會使你感覺驚奇吧？是的，其實紅塵間最使人驚奇的事在整個宇宙的過程中，實在算不了什麼，世人不過是少見多怪而已！

從今以後，我將不斷地寫信給你；因為我覺得在這渺茫的穹蒼之中，唯有你才是我的訴苦處。

你一定不會料想到這十年來變幻恍惚的人生所給予我的打擊，磨鍊、殘酷、和失望；情感曾經使我迷失了道途，可是我始終仍倔強地不信理智是達觀或所謂超脫的人生的唯一途徑。我不否認偏重情感確已給予我無限的煩惱，但是世上最美善，最偉大的事物豈不是出於偏激的情感嗎？因此，熱情給予我的苦惱愈多，我便愈固執地要和牠挑戰；人們所謂的理智是冷酷，是忍心，是功利主義的偽名詞；而我所認識的理智是適度運用的情感；牠是溫暖的，是無代價施予的協助，鼓勵，滋養物；因此我更堅信着從情

感的神祕領域中去開闢一條出路，去摸索生命的真諦。正為了如此，我煩惱着，有一個時期，我表現得異常沉悶，我的性格一日比一日地內向着，思維纏繞着我自清晨直到子夜；有時在夢中我竟會下意識地哭泣起來，我幾乎忘却了自己是個男兒！

爲求附合適者生存的自然律，我曾經隨波逐流的去幹，甚至免強着自己去採用一些庸俗而醜陋的人生方式；可是當我比較清醒的時候，我便更清切地直覺到這些是不齒的，而愈增可憎之感；知道我自己的人格是如何地和環境軒格不入；為了要做超人我只
有矜持着自己的人生方式而與苦痛相博鬥了。

紛亂如麻的情緒絞痛了我的腦筋；我想惟有傾吐心中的鬱積，坦白地，真誠地，大胆地傾吐，在這荒漠環繞着的孤獨的一角裏，或者能使自己解脫一些？

請原諒我不能給你一個有系統的敘述，我只能憑着這孱弱的記憶恣意地寫下去，如果次序顛倒或零亂地扯湊，那末請你從紛亂中去尋找系統吧！

為了要使你透徹地了解我的思想，我表現人生的方式，我所追尋着的生命，我想我應該再簡略地告訴你一些關於我童年時代的環境；雖然，多年前我已經和你談過一些了。

在我的回憶之中，童年時代的迷蒙簡直令人驚恐；我從未意想到會這樣地浪費了

十數年的時光，迷茫地，懸昧地；直到如今，對此我實在深感惋惜。

你知道的，我出生在福建的新城，不，還不如說在羣山環抱，江水奔騰的原野裏；那時恰巧是先父被郵局調任去福建的當兒；舟行至半途，便遇着暴風雨，乘客被迫上岸；搭了篷帳度夜；我便在這個境遇裏墮地。不久，父親逝去了，我們便遷徙到江西南昌的外祖母家去居住；那裏，在外祖父母的寵愛下我過了四年餘的王子生活。那時外祖母化了三十塊銀圓買了一個丫頭專供我役使；做着獨生子的我，自此便益形驕橫了。

我時常去當地有名的豫障公園攀樹偷橘子，放在書包裹去市立中心小學請客。有一次我穿着黃卡祺軍裝，掬着外祖父的友人送給我的汽鎗，耀武揚威地跑進公園；結果給園丁追趕得哭了起來，為的是我在射擊池裏的金魚。我還記得我們坐落在月亮地福角巷的住宅附近有着許多妓院；因此六歲的我已懂得神女出賣青春的生涯；七歲的我已和鄰居的丫環作了過份親密的事，同時我還熱烈地追求着一位鄰居的女兒——花寶——當她伴着我，我去參觀她們的小學校時，我已能深深地感到異性的溫暖了。

後來母親為了自立，便帶着姊姊和我遷返姑蘇攻讀神學；肄業後便被派到附近的一個縣區裏傳道。她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只靠着薄薄的薪給來維持這個家庭；對於

母親的一生，從物質享受的觀點看來，可說是最不幸的；但是封建所遺留給她的守節信念卻使她實現了個人的理想——培養我這個獨生子——這多少已給予她精神上的安慰與滿足；因此我不咒詛封建制度，受咒詛的該是控制這種規律的人們，因為無論什麼制度只要人做得好，總是屬於善一面的；至於對她的悽厲而孤獨的奮鬥，我是抱着崇高而尊敬的態度的。

記得母親守寡時我還不到週歲，二十多年的苦鬥不能不使人佩服。我的家庭生活是缺陷的，惟其缺陷才顯得美妙，波動；人家說父嚴母慈，在我卻只有母慈而不知有父嚴；而且連生身之父的印象也沒有，只有偶然從和伯母的談話中去知道我自己的一笑，一舉一動是如何地與父親相似；而我所有的印象亦僅不過是這些而已。

從我十二歲的那年起始，我過着寄宿的學校生活；後來我更過着自給自足的大學生活；我孤獨地苦鬥着，憑着自己去認識一切；去作各種經驗的嘗試；去創造自我的人生程式！在病中沒有人來看顧我；在寂寞時，沒有親友來安慰我；在徬徨時更沒有人來引導我，我是離了巢穴的虎子，蹣跚地躑躅，微聲地呼叫，可是，我是自己的主宰！

那時，我相信我並未辜負母親的熱望；在我們轉輾的遷徙中，遍歷了江蘇，江西，

浙江，四川，湖南，福建，湖北以及南京和上海，隨處我都能展顯我的特長；學期終結時我總是名列前茅，而且我的歌唱，彫刻，圖畫統被看作是校內的藝術作品。我還記得我常常將得意的作品放在枕旁睡覺，這樣在夜半醒來時還可撫弄一下；那也許是我偏重情感論調的最初的象徵吧！

在這裏我想我該告訴你一些我對於宗教的觀念；事實上我已受了強烈的宗教的薰陶，我生長在基督教的家庭裏，但是現在環境轉變了，使我能自由地從其他的角度去測量宗教。在那灰色磚石的小教堂裏，我聽過千百次的救世的聖道；受過赦罪的浸禮，穿過聖衣去唱讚美詩，生活雖然過得清苦，然而卻是單純而美滿的。我還記得假期常常和美國教士的三位孩子，海路得，喬奇，威爾生去小河邊叉魚，划船，摸鳥蛋，游泳，騎自由車，種瓜；我還曾率領着十數個鄰居的孩子自己掛上總司令的徽號指揮着他們在磚瓦堆裏作野戰演習；抗戰開始我們還一起掘過防空壕；並且還在當地的縣立醫院內當過傷兵救護隊員，臂上縛了紅十字布章，用紗布掛着電筒騎着自由車滿足地衝過街道；在黑夜裏抬着帆布牀去公路旁等候傷兵運輸車；這一切似乎該使我對宗教有着良好的觀念，但是雖然有許多人說：人時常為着獲得了高深的學識而否認宗教是科學的或自持

着有限的智慧去否認上帝的存在；然而我仍舊要說後面的話語，人們即使斥我為宗教的叛徒，我依舊要講這些出於良心的話語。

我不否認宇宙之中確有人類尚未獲得的真，善，美，聖存在；宗教，哲學以及道

德倫理，只是含有較濃的善良成份的抽象的或心理上的規律；適度的宗教信仰能發生超成文法律的管策作用；聖經中所謂的天國，不是說建立在天上某處而是說當人類放棄了罪惡的紛爭而以真，善，美，聖作為人生追尋的目標，因而進展至那最終的境界時天國使實現了；因此我說有一天科學會征服自然，醫學會征服死亡甚或創造生命來解決人間一切的神秘。至於教徒依靠物質及情感的工具去引人入教，這更是不足齒的；而且教會在國內所聘有的傳教者有好多是對宗教一知半解的人物；尤其是一些老處女，她們本身已受着生理變態的影響；宗教被她們看作是獨身的誡條，許多純潔無知的女性亦中了她們的毒；有些終身不嫁，有些則神經質似地傳教，有一些更昇華而成為精神病者！我很懊傷但是也很憤怒地說：我的慈母便是在這種環境裏犧牲的一位；可憐得很她的犧牲竟然被同工的一輩人所忘懷了。再有一些連普通常識都沒有的人也因着某種目的去信仰宗教，我真懷疑究竟他們將上帝看作什麼怪物！但是，這些責任或歸於宗教的宣

傳者，在他們沒有真確地認識宗教中所謂的上帝之前，不該胡亂地憑着個人的或狹窄的解釋去灌輸給一般人，以致產生了不可挽救的後果！

總之，宗教的產生是人類對自然的恐懼心理及神秘性加上人類的智慧的缺陷或簡略地說當人類的智慧對某種事物不能理解時便採取信仰，探究或擯棄的一途；這是自然的推演而非宗教的實證；因此，上帝是無性的，是人類智慧所堆砌成的人生程式的最高準繩——真，美，善，聖——是宇宙的終程或理想世界的代名詞。

好了，你讀得厭倦了吧！在這裏我不是要和你討論宗教的虛實是非？我不過憑藉此告訴你一些關於那時我的具體的和抽象的環境而已。

總之，十年過去了，而且一部份是消逝在祖國的精華之地上海；在那裏我曾徬徨地追尋人生的奧秘；有一個時期我且固執地要去發現人與人之間最神秘和曲折微妙的關係；因此我的生活由單純而進入多元而複雜而徬徨，煩惱起來了。

好友啊！我管不了你對這煩瑣的敘述有無興趣，總之，我要寫給你，這樣才能使我膨脹着的腦筋不致炸裂；等着吧！我將給你的也許會遠超你所期待的多多。祝

×××××

××：

謝謝你的回信和鼓勵。

你以為我的人生觀充滿了灰色的論調，其實並不如你想像的那般。我以為世上有着二種思想與情緒在互相地侵蝕着；一種是樂觀，一種是悲觀，由於這二種思緒的衝激人類才會日益晉進；我便是屬於後者的一員。簡略地說，這十年來我時常煩惱着的是直覺到人與人之間缺少真誠與坦白的關係；尤其是在都市中，社會距離是這般的大；一切的一切只是欺詐，偽飾與敷衍；那時幾乎沒有一天我不是在徬徨之中。我以真誠與坦直去追尋人生的神秘性，情感的精神化；但是我所遭受的只是惡意的毀壞與暗算；我失望，我哀悼，世人竟是如此的愚昧；他們時常被一種矛盾的功利主義所蒙蔽，一日一日地走近死亡的幽谷；我抑鬱，我流淚，因為他們在黑暗中摸索，擯棄真，善，美，聖的尋求，讓短促的生命在紛爭欺詐中消蝕以換取食與色的饕餮之慾。如今我真悔恨我沒有從藝術的境界中去創造人生，去告訴人們我們所應該追求的生命是什麼？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由於物質環境的不允許；一方面我卻不得不承認這是受了功利主義的極端現

亞蒙寄自外蒙古烏托盟

實的人生觀所致；因此在校內我選擇了社會學，從純學理的路綫去研究動與靜的社會，去發現牠的病態與結癥；不，還不如說為了生活我放棄了藝術；因為當我懦弱的時候，我似乎清切地看到藝術的消極性——牠只是有閒階級的消遣品而已？

四年的大學教育很快地過去了；我所習得的是團體活動和對一切事物抱懷疑與考證的態度；然而這些收穫在我已認為是很可貴的了；比如以讀書來說，書本只能當作參考而真理的存在還是要待研究的；書本裏法典中不盡是真理，有時甚至全部都是虛偽，因為牠是被個人團體或時代思想或國家種族所控制着的；直率地說某些法律不過是聰明人用作管束笨人的工具而已；統治階級不是往往為着自身的利益而制定有利於少數人的規律來壓制並剝削大多數的人嗎？真理不是隨時隨地給他們歪曲着嗎？

×××

你知道的在那宏巍的建築物中，我曾工作了五年；那是一座富麗堂皇的夜總會，摩天的建築物可算是遠東的代表了。那裏我接觸過的人物有軍人，有政客，有商賈，有學者，有投機者，有出賣色相者，有偉人，也有小人，九流三教都包羅了。我從每一種人的人格表現中去剖解社會的一部份；所得到的只是灰色的結論：所謂偉人名流多

半是些衣冠禽獸而已；他們在白日裏道貌岸然，在黑夜中姦淫脅詐；許多處女僅只為了饑餓的緣故斷送了她們的貞潔；許多純正的青年被他們用作達到某種目標的工具；我真有些懷疑他們如何會騙得高位贏得人民的尊敬；難道他們竟受之無愧，一些內疚和羞慚之感都沒有嗎？

總之五年餘的夜總會工作給我更好的機會去認識社會；但是我要告訴你的並不是這些，啊！還有她……有她和她……她！

她是一位百粵女兒；長着健美的身段，略帶方形的圓臉蛋上開着二顆大大的眸子；棕黃色的頰和抹着口丹的紅唇；氣派大方，色調的配合力異常優美；啊！我這悲鬱而向內的心靈竟然給她震動了；整整有一年的時光我單戀着她；在學校裏除了溫習功課外我很少有機會和她接近；她有一位好友對於我的鍾情於她表示異常的同情，且不時將關於白蒂的情形告訴我。

某天上午我鼓足了勇氣，跳上街車去找白蒂；蘭畹的居屋和她再調和也沒有了；她給我水我喝並與我隨意地談些關於音樂方面的瑣事；指着壁上掛着的油畫，告訴我那是她的外祖父康有為，我則忸怩地無話可說。

那天我表現得再遲鈍也沒有了，白蒂的磊落不羈的氣派反使我窘態畢露，崇高的意念替代了求愛的追逐；就那時看我所表現的各方面和她太不一致了；我不能獲得她原意中之事，但是人類是具有一般的劣根性的，給你的你不要，不給你的你便渴望着要去獲得。

不久白蒂去南京了；而我對於她的愛慕卻維持了二年之久。由於她的緘默，使我繼續不斷地給信她，我總以為有希望得到她的愛，而且以為自己將不會另有所愛；我懷念着白蒂，當細雨濛濛或獨自依窗憑眺的時候，我的視線時常被過路的女子攫去，只要她有絲毫和白蒂相似之處；當然那只是盲目的和極幼稚的癡情而已；同時我對於另外一位在熱烈地追求着我的女孩——英羣卻亦保持着同樣的緘默。英羣是一位名牧師的女兒；暑期內照例我總去鄉間度暑，在那裏我遇見了她，和她一起玩了幾次；回上海時英羣的父親便託我照顧她；自此以後足足有六年的時間，她時常給信我，找我玩，我卻對她毫無情感，不給她回信，並且冷酷地拒絕她的約會；這事恰和我的熱戀白蒂一般，這該是佛教所謂的因果報吧！

我的早戀白蒂卻奠定了我作詩的基礎；我刊印在『白夫詩冊』裏的『浪子怨』便

是那時的作品，原文是用英文寫成的，為了發行詩集我才把他譯成中文。 祝

×××××

亞蒙

××：

你說我的詩已不像往常那般表面綺麗而缺少含蓄性了，這在我是樂於聽到的；你復挖苦我說我是柏拉圖式的戀者，我也不否認；因為事實上一個人在不能獲得他所愛慕的對象的酬報時，便自然地會採取昇華的一途，這便是所謂精神戀愛了。

白蒂是我初戀而未獲得的女性；在人生的經驗中也正是如此，許多充滿希望，光明和溫暖的事往往在突然間使你不得不放棄，而去接受你所認為不可能的，永遠不會臨到你身上的殘酷的悲哀的遭遇。

原諒我突然在此結束，因為有幾位外交部代辦處的同事，一定要我去沙漠中馳騁，雖然我不願就此擱筆，但是為了要應驗上述的話語我只得去了。 祝

×××××

亞蒙寄自外蒙古

第二篇

初戀的勝利及藝術觀

××：

你那綺麗而又富有詩意的書信，使我呆呆地沉浸於幻想之中；許多人說我在做白日夢，是的，事實上我時常如此；聯想的狂濤充塞了我整個的腦筋，我時常生活在狂想中，我很少注意周圍的事物，如果我認為沒有意識的話；而且事實上，置身於荒漠一角裏的我，也沒有什麼值得去注意的了。

吓！現在讓我接下去寫上次未完的書信吧！我不是告訴你我去騎馬嗎？在沙漠中我偶然遇見了一位女性，她的一舉一動都和賽棟相似；苗條的身段，凸出的下頷，略帶長方型的紅唇，二顆水汪汪的大眼，使我一見便有憐憫的感覺；她是這樣的儀態萬端，引人注目，使跨在馬背上的我癡癡地沉醉於回憶之中。

是五年前的冬天吧！灰色的時季已象徵了那悲劇性的情史，我不用告訴你如何會和她結識，反正是偶然的巧合而已。

記得和她第一次的約會是在一個雨後的晚上，我們逛着馬路，她告訴我一些家事的苦惱，我則按情推理地說了幾句鼓勵她的話。至於我要結識她，多半是由於好奇和好勝的心理；因為許多人告訴我她交遊很廣；要和她交結是很困難的事；我為着要否認他們的話，便只有用事實去證明了。

那天過後我們的交遊逐漸地緊密起來，不過她那種若即若離的態度使我深深地感到奇怪；因為在我看來，她不過是男友比較多一些而已；朋友多的人對社交的觀念，自然比較放任一些；但是她卻時常逃避着我的挑情，我不管她在運用什麼策略反正她愈是這樣我的好奇心與好勝心便愈推動着我加緊向她進攻。

我時常為她歌唱；因為她酷愛歌聲；因為我知道宏亮雄壯的聲音是男性的美妙；正如鳥類以各種不同的曲調去獲得伴侶一般地有效；有時我還用詩歌去讚美她；因此不久我便征服了她；不，還不如說她征服了我；我吻了她，可是我卻胡亂地送去了我的第一個吻。

那時的一吻帶給我溫暖與希望；使我整整的一個下午坐在辦公室裏發呆；直到晚上我還飄飄然地覺得沒有踏着實地；我的臉紅着，似乎在發燒，我慶幸着自己的收穫，我

不再感覺孤獨了；因為已有人在愛着我；可是我沒有想到那一吻的溫暖甜蜜將帶給我的，是苦痛失望和再一次的濫用情感。

過了幾天，我突然接到賽棣的來信，說我越過了友誼的界限使她不得不採取自衛的步驟，如果我還希望和她繼續保持友誼的話，那末別再有超越友誼的舉動；當時我異常氣憤，便立刻跑到她的家裏去找她；預備責問她一個究竟；意外的是她竟開始流淚而致哭泣，告訴我她做錯了二件事，我則根本不知道問在她心裏的是什麼？一見她哭了，一位久戰情場的女性，開始在初戀的我的面前低頭，我的怒氣便不由自主地消盡了，胡亂地安慰她幾句，要她過幾天再告訴我她所謂的二件錯事，我吻了她幾次便跑了出來。

終於在一個昏暗的早晨，我和她約定去鄉間野餐；我們雇了一隻舢板，橫渡了浦江；秋末的晨曦不免帶些寒意，江風又很大；所以我用臂圍住她，這樣在起伏顛波的船身裏使我們能保持着平衡。靜穆使我注視着她——凸出的下頷，長長的睫毛，曲卷得異常自然的烏髮隨江風飄動着，浪花碰擊着船頭發出了震人心絃的韻律；她緊緊地閉着雙眼，紅唇不時地微微顫動，是在祈禱吧！祈求一個大浪，打毀這可咒詛的人生，還是在懇求造物主的大赦，使我們安然渡過，到達綠林茂密茵草平坦的彼岸，踏進一處理想的。

樂園？一會兒下意識又把我引回到她所說的二件錯事的疑難上去了。我還記得，事前我曾和一位同學討論過這個疑問，那時我始終豪言，自己是情感至上主義者；因而那位同學曾經乘機諷刺我說，如果她失去了貞潔，我能原諒她嗎？為了要堅持自己的豪語起見，我便勉強的承諾了；當然那疑問實際上攪擾得我異常利害，尤其是那天在船中回憶時我更覺苦惱；不過為了要表示超脫的情感時，我便強自鎮靜，讓自己充滿了希望與愈快；扶她上岸向田野中狂奔。

終於我們倒下了；像一個病夫步進死亡的幽谷般地倒下，又像一位英雄流盡了最後一滴血時那股地安眠，她靠在我的臂中靜待喘息緩和下來，等疲乏消逸時我們才開始注意四周的景物；我們正好躺在幾株大樹的腳下，前面是菜田，右邊是小溪，左旁是滿佈玉蜀黍的田地；天空雖然被曇雲籠罩着，我們的心卻像躲在雲背後的陽光帶着希望和溫暖從雲朵的隙縫裏透射在大地上，不時在和障礙物爭鬥一下；可是我決沒有想到這一切的美卻是象徵着我和賽棣最後的一次幽會。

我偷吻了她幾次，然後跳起來打開旅行袋，拿出木架帆布和彩色油；讓賽棣側躺着裝好了一個迷人的姿態，我便開始給她畫像；輪廓，背景，色調一筆筆地交織起來，我

眼前散着的是活的藝術，真，善，美，聖的藝術，我只靠着視線給我的印象描繪着；有時因為我需要某一部份的靜止而使她感覺疲乏時，她便向我扮鬼臉；說我架子很像藝術家，但是不知會將她畫成什麼樣子；我便擱筆不畫提出抗議怪她藐視我的技藝；她一邊笑一邊以哀求式的語調，向我認錯；啊！好友啊！她的聲浪是那般誘人，那般甜，時至如今心還能清晰地聽得。

當我們的身心都感到極度疲乏的當兒，我將一切都收入了畫中；剩下的不過是背景，各部份是如此的特殊，我合上眼倒在草地上休息一下，半響我聽得賽棟微聲的讚嘆着

『啊！亞蒙我是這樣的迷人嗎？』

『好了！別挖苦人了吧！』我參信半疑的說。

『那末對這畫至少我是很滿意的，』她退一步說。

我的疲勞過去了，賽棟從木架上取下了畫，要我仔細地再看一下；是的她沒有騙我，那完美無疵的畫像連我自己看了也覺得驚奇！我竟然有些不信那是出於自己的手法

。那事立刻使我聯想到我不該毫不留情地評擊一位意大利攝影師尼古拉，他以為藝術是主觀的產物，是因着主體對受體所產生的情感的濃淡而差異的；所以每當他給人攝影時，雖然人家出了很高的代價，可是如果他感覺被攝者並不能給他藝術上的靈感時，他便加以拒絕；否則便勉強敷衍了事，將人家攝成不知什麼樣兒！因此，那天我給賽棟畫像時所得的結果，不是充分地證實了尼古拉的論觀嗎？

可怕的時刻來了；可怕的事往往發生在完美甜蜜的現實中；當我們陶醉在擁吻裏的時候，她開始退卻了；賽棟掙脫了我的臂抱，坐了起來，視線轉向別處，顫聲地開始告訴我，在那時我已遺忘了的二件事；原來她已經有了婚約！並且出示訂婚戒；據她說他和她已有了二年的交往；至於她所做錯的另一件事是不該接受他的資助；為了我她曾自動地數次準備和他解約，甚至將戒子擲還他；但是，起先他說要用手鎗來解決這事，後來又向她下跪哀求。在我，一切都像曇花一現的消逝了；也許是打擊太重了吧！我的頭腦反顯得清醒起來，一切都如我預料的一般，喜劇的開始，悲劇的終結，我一些表示都沒有，只是淡淡的勸她快去和他言歸於好；並且分析給她聽，她不該在我們的友誼開始時瞞着我，以致造成了後來的苦惱；那事使我充分地表現了戀愛的道德觀，我也更其

定退卻了。

當我們在收拾野餐用具時，田野裏來了一位老婦，她見了我們似乎異常親切，告訴我們不遠的石門內便是她的家；那位老婦沒有兒子，所以招了個女婿；要我們二星期後去她家與田裏尚未長熟的玉蜀黍；我們有意無意地相對苦笑着給了一個不能付之現實的允許。

好友啊！在那個情況下，我意識了一件事：農人的生活是單純的，但是也是最接近真，善，美，聖的；他們沒有野心，更不願作無意識的鬥爭；只是等待秋收到來，將他們的穀倉重復儲藏滿了，準備過冬。

歸去時我們還在一条小溪邊捉螃蟹，作那不必要的逗留。

你為我感傷吧！請不必，因為後來我有着更綺麗的生活，刺激與波折，使我將賽棣忘得一些遺痕也沒有；在靜穆中，緘默能允許我作一次回憶的時候，我竟感到以往的愚昧無知；因此美麗也變成醜陋了。我沒有遺憾，我只感傷一個人的情感會被迫而轉變得如此迅速，如此冷酷；我相信這就是人們所謂的涉世已深或飽經世故吧？ 祝

XXXXXX

亞蒙

第三篇

靈與肉——創造戀人的失敗

××：

直到今天還沒有接得你的回信，你病了嗎？和我一樣地躺在牀上嗎！或是忙得抽不出空暇來作覆，還是不願意讀我這煩瑣的書信呢！無論如何我已決定再給你寫信了。

現在我還清楚地記得事後整整有二個星期之久我消磨在廢寢忘食的煩惱中；坐在辦公室裏，心頭好似壓着重塊，壓得連氣也透不過來；跨出大門又復覺徬徨無主，不知何所適從！沒有感情上的撫慰我竟感到不能生存；你知道的，我童年時的生活被剝削得利害，天倫之樂在我是很陌生的，因此失戀後的我似乎已不再存留在世間了！

許多朋友都怪我不該不接受他們的勸告，以致濫用情感自己討來嚐那不必要的苦杯；我覺得他們的觀點和我不同，而且那事的詳情他們並未知悉，所以沒有為自己辯白，只是付之一笑而已。

時 間將我的熱情漸漸地沖淡，在遺留下的渣滓裏我發覺自己曾準備將鄉間少數的

田產賣去，並曾動用一部份的公款，好在數目很小，在無人知覺的時期中我已歸還了。當一個人在瘋狂的當兒，犯罪的行為便不知不覺地產生，那確是一次很可貴的警惕啊！最使我苦惱而感不安的，是有一次在街頭我偶然和賽棟相遇！她出示手指告訴我她已和他解約；我堅決地拒絕了；因為我認為那是不必要的挽回；對於我不願再接受她的情感，至今我還是抱着歉疚的。

那夜我睡得很好，睡時還帶着微笑，因為我知道我勝利了！

×××

不久，我的直屬上司辭職了，他姓芮是我曾經工作過的夜總會的秘書；為人和藹可親；他那短小精鍊的儀表，如今還時常浮現在我的回憶之中，因為他和經理的意見不合加以副經理又猜忌他的才幹，在暗裏運用手腕，所以被迫辭任了；使我深覺憤怒不平的是那位副經理和他表面親善，背裏卻暗算他。芮秘書臨去時留了一封信給我：說雖然我和他共事只短短的五個月時間，但是他認為我的品性為全體同事之冠；希望我別隨波逐流地被同化了；並且鼓勵我取彼之長補己之短；如果有什麼困難問題可以隨時去找他；他那挺秀的書法，瀟灑的文句使我對他更增敬慕之意。

那時因為找不到相當的人才，所以我暫時替代了他的職務；由於他以往的循循善誘，我的書法及文章使我尚能稱職；三個月後新聘的秘書來了，他那種諂媚的醜態和拙劣的文筆使我不得不藐視他；因此我和他之間起了很大的衝突，因着我年事輕，閱歷淺，便被調到出納部去任職了。

我國官場的腐敗情形在那個夜總會的人事方面已經充分地表現了；因人設事，奔走權門，引用親人，罷抑賢能，弊竇百出；為了個人的生活和求學問題那時我也只得忍受了。

事實上才失戀的我也沒有許多精神去權衡那些事；三星期之後我那形將熄滅的情炬又復開始爆裂。火星，希望重復來臨到我。

她是新進的侍者；可是由於她有着活潑的個性和攫人心靈的二顆烏眸，不久便升任了領班，等我離開上海時她已當了職員；除了她的體格不能算是十分健美之外，其他方面恰如我曾鍾情過的白蒂一般；而且她那高貴的容貌更使人感到她是處身於荊棘中的玫瑰；我想去採她，去好好的培植她，可是沒有想到那竟是有刺的玫瑰！

她的家庭是缺陷的，有着失業的父親和二位母親，一家的生活都得靠她維持；我問

情她的遭遇，我想幫助他，因此不久我已在單戀着她了。雖然事前我曾考慮到各方面的反應決不會有利於我；而且一般的社會觀念對於這種戀情是易於誤解而卑視的；但是結果什麼都沒有阻止我，我擯棄了學業，漠視了前途，自認是情感至上主義者。

終於我約露萍同遊了；起先是一星期一二次，後來一日不見似乎便無法生活；由友誼而進入熱戀僅不過短短的二星期；也許失戀使我更覺得需要情感上的補償吧！

從那時起我的生命似乎更覺甜蜜和有意識；從她那裏我又享受了初戀；因為那一次的情濤澎湃了有二年之久，較以前更狂更烈；可是也僅只有二年之久，時光過去了，便連星星之火也不剩餘！

我迷惑在她的外表的美中；盲目地崇拜她熱戀她；她的一笑一怒一切的一切，在那時看來是造物主為我所預備的；我狂亂得甚至將她當作女神膜拜。漸漸的同事們都知道了，而且正如我所預料，多數的人都對我起了敵意，因為我和一位侍者談戀愛，因為我獨佔了那朵鮮花；因為她使他們傾倒，更同樣地使顧客們瘋狂；夜總會當局理事中有一位粗魯的傢伙竟提議要開除我；雖然他的豪語沒有實現，而我在職務方面的信譽卻從此日趨惡劣了；可是這一切都不能使我這倔強的個性低頭。

使我憤怒的事是當露萍發現了過去我和賽棟的情史後，她竟開始忽視我為她所遭受的誹難而採取了報復的手段；她開始結交其他的男友甚至顧客們她也跟着往來，結果猜忌懷疑使我們發生了初次的裂痕。

這種憤怒與恥辱我永遠不會忘記；那時為了要證實我對她是如何地忠誠，我竟至曾向她俯伏；她卻忍心地否認我的赤誠；因此，初次的決裂造成了不可彌補的後果。

在和她疏遠的時期中，我才發覺我忽略了親友們的交誼，一年的時間耗費在渴待，爭端和無意識的涕淚之中；同時我的職務和學業更曠疏了不少。

後來她自認錯誤，要求和我復交；我拒絕了，因為那時我氣憤得很而且有着很好的方法去調濟我的生活。

是的，我得坦白地承認我的確曾經如癡如醉地熱戀過她，我更承認在過去的歲月裏沒有一位女性曾使我如此傾心；可是回到她面前卻使我感覺到是一種悽厲的精神上的折磨；二種人格的戀愛觀的衝突；和她一起，只是像創口的血一點一滴地日夜不息地淌着，把你的心啄磨着，直到流乾時，腐爛時，連最堅強的人也支持不了；到了那時還不是消極地逃避？人性中所普遍具有的劣根性是少則求多則厭；無代價的情感，撫慰得

到愈多便愈是苛刻和不滿足；我是有着這種劣根性的，可是她似乎較我更強烈！那時，我早已清切的直覺到她以往的環境和所交結的一些人的思想行動，已牢牢地侵入了她那曾經是純潔無疵的心靈中去了；那種極端偏向功利主義及物質享受的現實觀已循環在她的血液中，和她那高貴迷惑的外表比較起來，實在太不相稱了；如果給那一類的人加上粉飾的墳墓的形容詞不太殘酷吧！但是，那時我有我的理想，我曾經堅決地誇口要改造她，雖然不久，我已領會那不可能的改造計劃，但卻仍頑固地不承認屈服，不願意放棄；這只能說我的好勝心太重了或太過於主觀了。

在這裏我沉痛的告訴你；那聲色犬馬的場所不知吞噬了多少純潔無疵的青年男女；他們多半是因着家境清寒被迫輟學而投身到那裏去工作的；惡劣的環境更使他們認為金錢是萬能的；因此不久他們那些純潔心田的白紙上給染上了黑點；放任的社交，無度的虛榮，隨波逐流，嫖賭喫著件件都能，漸漸地消沉在那無形的地獄裏；卑顏躬身去乞得顧客的賞賜替代了昔日青年進取的雄心！

本來在淒厲的生活鞭撻之下獲得了那種豐衣足食的職務，自然不免使人躊躇志滿不思上進；可是在那種環境裏不進則退，虛空的排場，今日有酒今日醉的錯誤的人生觀，

迷惑了清切的目標；功利物質的觀點，不正常的性生活的享受更使人不分是非；這是可怕的；因為這些往往使人喪失鬥志，隨着環境而毀滅！

我盡了各種努力，想去幫助他們一些，可是他們所造成的墮性鉄幕太堅強了，堅強得使我自己的信念有時也動搖起來；過份的努力反而引起了他們的惡感；他們以為我在卑視他們，以傲慢無理來咒詛我。啊！好友啊！最後我也只得袖手旁觀看着他們消沉了！

幾個月過去了，我生活在失望與哀怨之中；我沉湎在遐想與白日夢裏；那時，我更深深地覺得一日沒有情感我便一日不能生活；這樣我便開始和一位已經訂有婚約的女同學接近起來了。

南瑞的容貌雖然不如露萍那般富有誘惑性，可是她那大大的烏眸略帶斜光的一顆瞳子卻有着異樣的誘惑力；她那活潑的天性，談吐的浩放和豐滿的肌膚卻更使人傾倒；她且能神明地體會男性的需要，因此她是那般地溫柔體貼；她的美德能啓發青年的雄心。從她那裏我領悟了時間對於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彼此能否坦白；外表的美，肉慾的享受是有限度的，只有內在的美德才能征服最頑強的心靈產生永恆的

動力。

某天我和好友阿培及老奚因為聽得南瑞的訂婚消息所以相約一同去她家慶賀；我們被她留在家裏晚餐，疏隔了二年餘的友情，在一個晚上便恢復了！這該是君子之交吧！臨別時她再三的叮囑我再去見她。

此後我便間時的去訪候她；談吐的浩放，思想的諧和使我們的情感更深了一層；我們約會的地方是在她未婚夫的公寓裏；他的家在外埠，日裏出外工作，所以我們能毫無拘束地交遊；對於我的談吐，思想她欣奮地讚嘆着；後來據其他的友人告訴我，她說我是如何地熱情，大胆，浩放，敢言人之不敢言者。

她告訴我說，人與人之間的情誼可分為三等；第三等是肉慾的，禽獸與人都相同，第二等是情感的，可包括親友及兄弟間的情感；第一等是靈感，這是僅只限於人格，思想，旨趣，行動方面的諧和時才能產生，是最難能可貴的；一個男子所需求於女子的也即是這點。

無疑議的這種分析是極普通而簡單的；只是如果人人都能清切地持有這三等情感的概念，那末，我相信在情場的爭鬥中他一定會發現一些有價值的東西；去發現戀愛是

應以靈感或精神作統盤的過程而以外表的美肉慾的滿足來作點綴，來使牠具體化。

我記得有一天下着大雪，天很昏黯，我去那公寓裏會見南瑞；室內生着日本式的炭盆，顯然使人依舊感到寒氣的侵襲；在熱烈的談討後，我們之間有了一個時間的沉默，當她將一片橘子送入我口中時——對這過份的舉動，我感覺驚奇；但是我沒有退縮，我捉住了她的手吻了一下；她迷惑地笑了。辭別時，我讓她閉上眼，熱烈地吻了她的唇；然後迷茫地跳進街車；我彷彿看見天門為我開了；有天使的樂音在我耳邊波動着；我直覺到那充滿着靈力的吻的異常；晚上我發狂似地從床上跳起來，嘴角掛着輝煌的微笑，我得到了神秘的鎖匙，我認識了愛；第一等的情感；我不再煩惱；我將自己從迷茫的情海中引領到燈塔的所在地了！ 祝

XXXXX

亞蒙

XX:

你說郵局遲延了傳遞我的書信，所以沒有及時給我回信；那末任憑咒詛落到綠衣使者身上去吧！反正我已勝利，我已使自己解脫！

你說我過去太放任了，破壞了傳統的道德觀；那末讓我告訴你：垂斃的舊禮教如果我不加上一擊，牠自己也將崩滅；否則，我們怎會由神權，君主，獨裁而進入民主的社會中來呢？我告訴你，這一切都是善良的，讓我們再繼續創造新的人生規律吧！

我的吻她，使我一些也不感勃理；因為你不能武斷一個女子除了她的丈夫外，便不該與第二個男性保持友誼；況且那時他們還是未婚夫婦啊！而況我吻她純粹是靈慾的表現，沒有肉慾的衝激，更不懷惡意。

×××

某天雪下得很大，我起身得很早，那時去會見南瑞似乎已成為我唯一的日常工作了；我帶着喜樂的心情去發現人與人之間超俗的情感，微妙的關係。那天我去她家裏她還剛才起身；等了一會，她才睡惺忪的披上雨衣同我去約會的地方；照例我們買了一些瘦花生和橘子餅乾作為早餐；她生起了炭盆解寒，便開始那滔滔不絕的談論；國家，人事，詩歌，藝術縱橫地，無拘束地給談討着；在我們之間一切都是和諧，坦白，熱誠；啊！好友，如果數年前的那天你也在她的身旁的話，你定然會不禁心動的啊！那天，她匆忙地收拾房間，握着一柄掃帚來往地跳躍着，緊身的呢大衣更充分地顯出了她的

曲綫美；總之女性所有的一切美她都具有着；一會兒她談吐雅捷，老氣橫秋；一會兒卻又稚氣十足，天真爛漫；我挽住了她的細腰，再一次的衝破禮教的束縛，熱烈地吻着她；最後她挽住我的臂跑到外面說：

『亞蒙！如果世上沒有婚姻這習俗的約束，人們都生活在高度的友情之中，該是多麼的自由啊！』

當然這是情感的話語，是吉布賽民族對愛的悟性；我要將這句話記在這裏，這樣才可證明我們之間的純潔關係！

那種熱戀式的生活你我都知道得很多，我要你領會的並非是那種平淡的戀情；我要你知道的是我從她那裏發現了靈與肉的分界綫；尤其是在我擁吻她的時候，沒有一些肉慾的衝動；我更緊地摟住她只是要去證實我能絲毫沒有性感地擁吻一位女性；如果你不以為我說得過份的話，那末我告訴你，我吻她，擁抱她等於是受一次宗教的洗禮！

不久她告訴我，她和我的交遊已被她的未婚夫發現了，他說了許多使她難堪的話；同時南瑞的母親也開始注意我們頻繁的約會了。

為了她的婚姻問題我曾幾次三番的和她辯論過；我並且武斷她是給物質和外表所迷

惑了。在週末的舞會中，我曾數次會見她的未婚夫；啊！他是如何地愚蠢的商賈啊！連遞煙的客套還不懂得，吝嗇的特性在每處都充分地表現了。當我們縱橫着作豪語時，或歡歌起舞時，他卻獨坐一隅，緘默地在打算如何賺錢；可是他竟是一位連岳母都不願資助的守財奴。無論我如何地向她剖解，她的親友們如何地反對，南瑞始終矛盾地說：『他使我攀登了喜樂的高峯，復使我墮入悲憤的沉淵，如果我再另有所愛，他所能給我的，亦不過是這些了；為了未來的家庭幸福，我只有犧牲自我，同時再將他改造一下！』

如果將她的話語比之我和露萍的事，確具有同樣的意味；也許我也不得不承認南瑞的理論是對的吧！

我認為南瑞不值得為一個已和不正當的女子有了不名譽的關係的人結合，所以抑制着自己好久沒有去見她，雖然我並無野心攫她為己有。

不久我的心漸漸地開始轉向露萍起來了；但是想起了我的事業和前途，又將自己抑制住了；那時，這種雙重性的煩惱侵蝕着我的心靈，使我沒有一刻安靜；因此，幾天後我又趕去找南瑞了。

一星期的時間使我們疏遠了好多，南瑞代替一位女友在一個幼稚園當教師；那是一座美國式的建築物，滿牽着綠嫩的葛藤的耐火磚，在初春和煦的陽光下更顯出了神聖的情調；我一踏進門便看見她雜處在一羣兒童之中；南瑞是那樣的一個人兒；一會兒仁慈和謁如慈母一般，一會兒又變作羣兒之一和他們一起跳躍，嬉戲；她的表現也許因為我在着的緣故，多少有些做作；但是她表現得那樣自然，巧妙，對置身於情網中的我是不易察覺的；因此見了她，我內心的鬱積便消逸清盡了。

她挽着我的臂，慢慢地踱步回去；我們沉默了好久，在辭別的時候她要我伴她去參加一個募集助學金的舞會，我興奮地答應了，雖然我知道舞會後的三天就是她舉行婚禮的日子；但是我們似乎會心地說着：

『當別離還未來到的時日，讓我們將一切看作是真實，盡量地享受吧！』

我倦極了。祝

×××××

亞蒙

×××

今天醫生來過了，他看了我深凹無神而帶着黑圈的雙眼，再三地叮嚀我應該安靜地

修養，進些營養豐富的食品；他那吱唔的語調，顯然是在掩飾着為我的健康問題而引起的不安；因此，我惟有對他苦笑。

好友啊！你知道的，我的個性是何等的倔強；在這許多的書信中我始終沒有向你提起過我的健康情形；我不願提起，因為我認為這是懦弱者的乞憐；我不怕死亡，因為只有靈魂的毀滅才是可怖的；刺刀，疾病能劫奪我的生命卻不能消滅我的精神的存在，我要利用我所剩餘的精力，來和死亡掙扎，來赤露露地告訴你，我是如何地使自己解脫，我得勝的途徑，我窺見了宇宙的真，善，美，聖！

XXX

我和南瑞約會的時期終於到來；啊！長長的三天無異過了三年；那天我不自然地過了整個早晨，下午，我準時趕到舉行舞會的地方去；到了那邊才知道舞會延至晚間舉行；我急忙通知南瑞，惟恐她不能踐約，結果她還要我給她的女友找一位舞伴；我記得我找了夜總會內的一位同事葛雷，他是個涉世較深而富於幽默感的人物。整整的三小時我給等待苦惱着；我玩着提琴，奏些蕭邦和斯屈拉斯的曲子卻沒有消除半分的急躁。

參加舞會的女性，有貴族式的，有談笑鋒健的，有穉氣十足的，有甯靜端壯的；可

是其所看見的只有南瑞。她穿了訂婚時所穿的一件淡紫色的襪袍和灰色的短裘襖；我們瘋狂地舞着，顧不了人們的切切私語；窗外下着大雪，寒氣從窗縫裏溜進來，黯淡的壁爐，人們的嬉鬧，顯得一些也無溫暖之意；我們只靠着急促的舞步來取暖。晚餐後有燭光舞，在黑暗中每對舞伴都握着二支細燭，在雪光和魂斷藍橋的曲子裏舞旋，一遍二遍……最後只剩我和南瑞的細燭還燃着，不久一切都黑暗了；我們便在黑暗中迴旋，我吻着她的頰，並未顧連旁邊的舞伴們；一曲未終，我便拖着南瑞離去了。

在歸途中，我吻着她，她則有意無意地時時回頭去看葛雷和她的女友的背影。終於，我們分手的時候到了，我熱烈地擁吻着她，她更緊地擁抱着我；有人走近了，她迫出下面的話語：

『亞蒙！在未來的生命中，我將永遠紀念你……請別為我難受……』

我再吻了她一次；呆望着她的背影，跑上扶梯，不！投入另一個男子的懷抱裏去！當夜我不能入睡；回憶着剛才的甜蜜；那自己哄騙自己的寄託，安慰；得來這麼神奇，失去得又這般的快，在極度的疲乏之下，我嗅着她留下的馨香，沉睡了，夢幻着。

次日我起身很遲；煩躁的思緒，使我心神不甯，我決定去好友卡爾敦的家裏過宿。

他的母親是美國人父親是中國人；他是一個忠厚而熱誠的青年。我整日和他聊天，他對我和南瑞的事似乎瞭解得很多；晚上他隨着我抽煙；直到深夜，我還喋喋不休地講論這事。我激動得利害，翻日記給他讀，等他熟睡後，我便偷偷地起身寫着詩篇來發洩我滿腔的鬱情。我送給南瑞的詩篇前後包括『情的活葬』，『失戀的書信』以及『心弦』；其中二首已刊印在『白夫詩冊』裏，你可一讀。

在南瑞婚前的一日，我託一位女同學帶了『失戀的書信』給她。

好友啊；你能忍受那種打擊嗎？那時她的結婚禮堂是在我曾工作過的夜總會內；臨時我復被他們拉作司儀，站在台上，看她慢慢的走近。在新娘的服飾裏，啊！她是如何的誘人啊！在那最緊急的時刻，我曾矛盾地想她會說『不』嗎？

出於我意料之外的，是在她婚後，我們依然保持着親蜜的情誼；有一個時期，她甚至考慮過跟着我們去內地；等着吧！讓我仔細地告訴你。祝

XXXXX

亞蒙

XXX:

謝謝你的熱烈的慰問，你竟忘了，這是幾年前的事啊！此刻我的心較這荒漠裏的黃沙還安靜得多呢！

至於我的健康問題，饒我現在不能告訴你；好在不久我總會寫給你的。

白姊託人帶了些牛乳和雞雞給我；我希望這些滋補品能使我延年益壽，給我充分的時間來完成我的敘述；是懺悔吧！不！是樂極生悲吧！吓！是勝利的煩惱啊！

在和南瑞交遊中斷的時期內，我結識了一位影片公司的導演石都和女影星沙蘭，他們對我的思想，談吐以及舉止都十分地表示折服。在幾次交遊後，石都探詢我有無關於電影劇本之類的作品。我便將三年前的作品刪改了一下，交給他。另一位導演讀了我的作品認為取材新穎，立刻承允攝製。該片上映時賣座頗盛；但是導演忘了我的筆名，卻用原名標上影片。劇本的內容是揭露上海一般夜總會人物的糜爛的生活和工讀生為了求學而抱着勞動神聖的信念去那種環境裏工作，而致和社會一般的觀念衝突苦鬥的情節。我工作處所的經理也去看了，在一怒之下，便將我調任他職。石都知道，準備出函聲明；因為片內的情節和我的原著頗有出入之處；但是我認為事已至此，也沒有這種必要了，便加以拒絕；而且事實上，因果相關的事很多，我的被調決非是一

日間所造成的；以白姊的事來說吧！她是當時國內的紅影星；有一個時期在我曾工作的
那個夜總會內演唱。那時她不知瘋麻了多少人；依照同事們的批評我也是其中之一；
每天我送花給她，並且由於職務上的便利，我曾給予她不少幫助。雖然這對於她是極
微細的事，然而她卻能知道那是出於熱誠和俠義的；因此她有時邀我去攝影場看她拍戲
，伴她回去，後來並邀我看試片或聚餐。

我絕對沒有想到那時和白姊幾個月的邂逅，卻有着終生的價值；因為直到如今她還
伴在我的病榻旁！

那時，我和她的情感是極普通的；至多不過是兄弟間的情誼罷了。她時常讚嘆着
我的儀表，高深的修養，獨特的個性，輕盈的舉止。我則喜歡她的熱沉的女低音，端
壯的臉蛋和北國姑娘的豪爽的習性。她比我長六個月，時常用姊姊的口氣稱呼我，或
直呼我的名字；因此我亦尊稱她一聲白姊。當我的劇本放映後引起了風波時，她便罵
我傻；當我察覺她的生活太糜爛時，也苛刻地譏諷她；我總是勝利的；每當我的一句話
語刺中了她內心的隱情時，她便虛心地用迷惑的笑來向我認錯，我也就沒法堅持着我那
拖長的臉了！

白姊的家在北平；雙親和弟妹們都得靠她過活；雖然那時在上海她的進益很好，然而個人生活的糜費，高漲的物價也不免使她時時感覺經濟上的拮据。有一次白姊接獲家中來信，說是匯去的款項已因營業失敗而虧蝕完了。她一面讀信給我聽一面哭泣着；我看她很傷心，也沒有適當的方法可安慰她，我給她揩着淚，很自然的吻了她的額。和他們交遊，使我認識了人生的另一面；那虛偽而誇張的人生；紙醉金迷使一些人墮落；給一般閒人名流玩弄着。再有一些青年仗着家產終日沉湎於燈紅酒綠的歌池舞榭中放蕩揮霍。夜生活摧毀了他們的健康，以行屍走肉的體格，夾雜在人世做寄生蟲！當然盡可說他們有着他們的遭遇，他們的思想，他們的人生觀；可是我不能不說他們表現人生的方式是病態的；對祖國的盛衰是有着密切關係的。

不過對於白姊，在最初我便有着進一步的認識；因為在許多次的談話和行動中，我發現她有着善良的心腸；和我一般地用着坦白，熱誠，渴望的心情在徬徨地追尋着人生的真，善，美，聖。

白姊剛去上海時有一個男友，他的父親是賭台的開設者；那位男友是個典型的執務子。白姊那時年輕氣盛，立刻被他誘惑了；在她失身後，才發現他是玩弄女性的棍徒。

，而且在外已有着三妻四妾。她向我苦痛地懺悔着，怨憤侵蝕了她，使她的性情漸漸變得暴躁起來。事實上，處身於那種階層中的她，實在不能不與淪陷時期中的貴人達官周旋一番；因而輿論攻擊着她，使她的名譽受到極大的損失。對於這些事，法律不能作什麼；人情也管不了這許多；諸如此類的事情，我見得很多，而且許多純潔無疵的少女，日久之後也便麻木在這種病態而惡劣的環境裏了。

好友啊！你現在該咒詛輿論了吧！人們往往在沒有清切的認識事實或人物之先，聽信了謠言胡亂地，殘酷地不加思索去攻擊別人；惟恐人家的名譽不毀壞，事業不失敗；當他們見你跌倒時，毀滅時便張開了猙獰的血盆，冷酷地笑着，慶幸着；啊！雖然這對於他們漠不相關，更無利益！

這些事時常浮現在我的腦海中，苦痛地攪擾着我；後來漸漸地我又關心露萍的生活起來了。我害怕她將會遇着同樣的不幸；便決定忍受一些去協助處身於那種環境裏的她。可是在疏遠了的數月中，她所作的一切，使我的創傷初愈的心又片片地碎裂，以致無法補救。

某天，我發現了她的日記，發現了使我瘋狂的事，她和我薦任去那夜總會裏的領班

，去舞場裏玩通宵。有一夜竟然在他家裏過宿！我的心如給火灼着一般，身子顫抖着，淚水直流；我想着過去的一切；單戀；出遊；第一吻；黑夜裏的誓言；曠學；廢寢忘食；在凜烈的朔風中等待；睡夢裏煩惱的涕泣；夜總會中所引起的不幸風波；赤誠的心胆；這一切竟是虛空！我瘋狂地將她摔倒在地，然後又苦痛地把她扶起來，給她抹去臂上的泥污；她哭泣着，卻固執地不肯認錯，懺悔！

!?

幾個星期我以惡罵，譏刺，咒詛對待她，在夢中我也作着同樣的事；我受不了人們的訕笑，更受不了她的出賣我；如果有更卑劣的報復手段，我定然會採取；結果我真的作了。

時間一日一日的逝去；我的怒氣也漸漸地平息了。我開始回憶過去對她的戀情和遭遇的波折；如果我有理由辯解我和她疏遠後的浪漫生活是基於報復和失戀的苦惱；那末她未嘗不能持有同樣的理由？再想到她的境遇，她的年齡，我便強迫着自己原諒她！

啊！好友啊！雖然我的衷心是如何地痛楚啊！那時我絕對沒有想到在下意識裏我的報復慾依然熾烈地燃燒着！某夜，在一個聚餐會後，我和她似乎已恢復了失去的情誼

，火烈的情慾驅使着我們去一處過宿。當我在黑暗中模糊地看到她赤裸的肉體時，我差一些鑄成大錯。那時慾魔與理智劇烈地爭鬥着，當我們的肉體相觸時，我似乎聽見我的伯母說，我的父親曾作過同樣的事；還有宗教裏的誡條——『不可姦淫』！我抑制着自己，整夜在狂亂的肉慾衝動中度過；我沒法詳細告訴你；總之我可在胸前劃十字說我沒有破壞她的貞潔，雖然她已準備給我了！

不久，狂亂的情慾如煙消霧散；我清切地意識到自己的迷戀露萍，起先是出於同情，後來是出於肉慾的。她的外表美迷惑了我，使我盲目地尋求觀感情慾上的滿足而曲解了愛與美——人格的美，情操的美，思想的美，行動表現的美——一種永久的滿足。

我苦惱異常，我懺悔，我流淚，我覺得自己和禽獸相去無幾；當我每次吻她時，我的肉慾衝激得利害，不能抑制猥褻的舉動；因此我說人類只是被規律，道德，智識所束縛着的野獸，時時有衝出這無形的欄柵的可能；一旦越出了，便無人性可言！

時間帶走了我們的戀情；時間增加了我們的憎厭；我曾數次熱烈地向她求婚；可笑地那時我還借用了林肯致女友的求婚書信——一種表面純樸，而內裏却深蘊熱情的書信風格——而我必須承認當時我對露萍的感覺一如信中文句所表現的；我寫着：

『我以至誠的情意要求你接受作為我的終身伴侶的計劃；我將盡我所能的使你滿足，快樂；假如不幸我失敗了，這將是我生命中最沉痛也不過的事』。

可是她却盡可能的不給我一個肯定的答覆，而事實上她根本沒有了解那書信含意之深切；有過於此的是漸漸地我開始發覺我的書生式的諂媚已不夠滿足她的慾望；她已開始和一些不齒的人混在一起；我的善意的勸告，她認作是管束她的咒詛；我寬大的原諒，她看作是掩飾弱點的偽善！

無意識的煩惱使我們的健康日益惡劣起來；經過醫生的檢驗後，斷定我曾患肋膜炎，程度尚輕已經自癒，而露萍卻惡劣得多；我伴她去醫院診療；可是背後她却依舊和一些雜亂的人深夜去逛舞場；雖然我竭力設法將我的朋友介紹給她，但是結果她却認為我藐視她的親友。一切我都忍受着，為的是二年餘的情誼不可謂不可貴，而且我和她有過份親密的關係！

終於我一切的努力都歸無效，她以流氓，無賴的咒語來侮辱我，最後她的母親亦用嚴厲的話語對付我；她的同事們知道了實情，也開始在惡意地嘲笑了，她也站在他們一邊笑我，因為我曾經禁止她和他們交遊，因為我曾經從他們之中奪取這朵鮮花。有一

天當我去露萍家裏的時候，和她同居的親戚甚至用武力迫我離去。後來我找着好友阿培去她家和那個無理的傢伙理論；但是他竟用卑鄙的話語向我叫罵，並且瘋狂地拿了一柄刀趕出門來；我又氣又好笑，因為他們那些長大的男子對手無寸鐵的我竟然顯得如此膽怯；後來那個傢伙給露萍的母親拖住了；我覺得和那種人理論也太無聊了，便和阿培坦然地離去；至此我再也無法忍耐了，後來我用了最輕狂的話語向露萍報復，我狂笑着說：

『你以為我真會瘋狂得竄竄和你一起度夜嗎？在你沒有作那無恥的勾當前，也許這是事實；但是現在你已不配享有純潔的愛；你不配接受一位青年的獻身；你本是屬於他們一類的！……給你攀得高你還想更高。……你欺騙了我；你出賣了我！你知道嗎！？哈哈！那夜我不過是存心報復而已；你以為我真會狂亂得那般嗎？你那醜陋的肉體配獻給我嗎？哈哈……』

我終於被迫放棄那創造戀人的計劃！我悽慘地失敗了，可是我是光榮而無辜的！露萍和我絕交之後，便和那個領班混在一起；一年後，她又愛上了好些人；那個領便向同事們宣佈他和她之間的醜事；我很慶幸同時亦頗懊喪，因為那時我還在那裏工

作，並且耳聞目覩那些事。

時至如今她的前途，我們的過份親密的關係，依然使我苦惱着；那時她却似乎將這些看得異常平淡；我却始終懷疑，自己在採取那種卑劣的行動時，究竟是出於下意識的報復心理抑或是出於一時的情慾衝動？我捫心自問，也沒有什麼辜負她的地方；好在事已過去；反之如果有宗教信徒們所謂的『末日審判』的話，我是樂於接受的！ 祝

××××

××：

我等不及你的回信，又握管作書了。

露萍的事過去了；我將她當作生命中的煩惱的波浪看；波頂是高潮，波谷是終局；因此以後我有幾個月的正常生活，不再為無聊的嫉妬，爭鬥而消耗我這短促的生命了。

我以為自己作了情網裏的漏網魚，可是事實上並不如此；我只能說在我遭受了重大的打擊後，總需要相當的時間去安靜一下；等身心的原力恢復時，所需求的較前更強烈，更急切，不過追尋的方式比以前來得巧妙持重，內隱而非外顯；人生的經驗也便是

亞蒙

如此長成。

長期的孤獨生活，使我懷念着南瑞；為了要表示我對她的超脫的情感起見，我為自己辯解說：我決不能因為她已成婚而不去見她或坦白地說她已屬於他人而不去見她！

對於我突然的訪問，南瑞感覺異常的興奮，她還以為有什麼地方得罪了我，所以我在疏遠着她；我吻了她的額，表示我未變的友情。在交談時我很能意識到她正在努力作着我已曾失敗的嘗試！抱着屈就的心情去改造戀人——她的丈夫。

南端的居所離我很遠，為了白姊，劇本以及露萍的事我苦惱着，因此有好久未去找她。某日我突然接得一的妹妹的通知，才知道南瑞在醫院裏，渴望着我去見她。我立刻偷空跑了去。她躺在白被蒙着的病牀上；告訴我是因着流產的緣故；危險期已過，在事前她曾被她摔了一跤，並且將臂上的青腫處給我看。我默默地吻着她的額，只是想不出適當的話語去安慰她。不久她的丈夫也來了；帶着懷疑和忌意，問我怎樣會去的。我們之間立刻造成了緊張的空氣；南瑞急急地解釋是一位女同學邀我去的；『白夫詩冊』裏的『心弦』所記述的便是那事。

此後我和南端的交遊又恢復了以往的親密程度；她要我找事給她做；受不了那種樊

籠式的家庭生活和精神上的苛刻的磨鍊。我後來曾介紹她給那夜總會裏的餐廳的經理，並約定隔數日去一試助理員的職務。那時我和她時常玩到深夜，在燈火管制的黑夜中漫步；有時不免超越了友情的界限，可是那又有什麼可以制止呢？

她苦悶的生活着，我又未嘗不是如此啊！有一個時期我和好友阿培，老奚，信徵等每天都在那餐廳內會聚商討去大後方的計劃；南瑞亦有意參加，並且討論她離婚的法律根據。

在這裏我必得向你聲明的是我並無野心將南瑞攫為己有；我不否認那時我是在愛着她；可是這種情感方面的需要多少是屬於補償性的；和她一起我忘卻了失戀的苦味；和她一起使我從情感的迷途中將自己引領回來；可是我必須承認的是當年輕的人們在不滿現實時，最終便只有消極地採取走避的路途，不敢抓住現實苦鬥一下，這些我們都沒有列外。

約定就職的日子到了，南瑞早上便去我處，她顯出極度的不安，使我直覺到她的主意已在動搖了。中午她要我去她的女友家一同用餐；那位女友的丈夫發現了我和南瑞的親密程度，背裏異常惱怒，預備立刻去通知他；後來經他的妻子真誠地解釋後，他才

作罷論；那是南瑞在事後告訴我的。

次日，正如我所預料的一般，南瑞打發傭人通知我辭却那項職務。那本是她自己利害相關的事，我沒有代她作任何的決定；在朋友的地位上說我已盡了我的職責了。

不久勝利來到，和平粉碎了我們去大後方的擬劃；興奮和失望矛盾地攪擾着我。

好友啊！當光明來臨到處身於黑暗中的我們時，這光明卻並非我們正在期待着的，如果亦身歷其境，將會有什麼感覺？ 祝

XXXXX

亞蒙

第四篇

眞美善聖的人生程式

×××

這麼長久的緘默會使你感覺驚奇吧！不，我的健康情形尚佳；醫生說再休息二天，我又可回到那漫闊無際的沙漠裏去馳騁了。

至今我還得感激白姊，因為她為我犧牲很大；我辜負她的地方太多了，等你會見她時請告訴她吧！將這些出於垂死者的書信給她閱讀，讓她可以知道一位她曾獻身過的青年的人格並不如她理想的那般神聖。對她說，如果現在她還在我面前的話；我一定跪着向她懺悔：一個人往往為了一時的情感而會幹出犯罪的行為來！

你問我什麼力量使我在數年前輾轉遷徙到這蠻荒無際的外蒙古邊境來，好吧！那末耐心地閱讀吧！這正是我預備告訴你的啊！

×

×

×

我結識了一位蘇聯籍的小姑娘，愛倫，她在我那時任職的夜總會表演舞蹈。某天

深夜，她突然來到我的寫字間見我，說她被她的俄羅斯養母趕了出來，要求我設法幫助她。

原來在抗戰開始時，愛倫是被棄的孤兒，後來由一位俄羅斯婦人領養着，三四年後，她被訓練成一位舞蹈演員，跟着她的養母作遊歷表演，賺了相當可觀的錢。這樣輾轉地到了上海，但是那個殘酷的婦人剝奪了她的權利，讓她做着粗陋的家務，喫着劣等的食物，還盡量用其他方法虐待她。那夜便是因着她的反抗而給趕出家門的日子。

你知道的我自小便孤單地生活着，苦鬥着；在大學時代我研究的是社會學；我參觀過孤兒院，養老堂以及種種不幸者寄託的處所，因此對於徬徨無靠者我具有強烈的同情心；我更了解孤兒的慘苦的命運；因此對於幫助愛倫，在我認為是義不容辭的事。那夜雖然我再三的勸她回去，並且告訴她那事將引起對我如何不利的糾紛；但是當她含着淚說除了我之外在上海已沒有比較熟識的朋友時，我便再也沒有強迫她回去的忍心了。

而事實上那時她連我的姓名還未知道。

當夜她在那夜總會內專給演員化裝的房間裏過了一宿。次日，我決定送她去女同學蕭芳的家裏。她是一位坦白，熱誠而具有男子性格的女性；雙親已逝去，她當着弟

妹們的家長；在我將愛倫的事簡略地敘述了一遍後，她便樂意地接受了，並且允許給我一份事做。

從蕭芳的話話中，我才得知愛倫是如何地熱戀着我。在蕭芳家裏她總是沉默寡言靜候着大門發響時，便立起來探視一下，是否是我；有時我也在蕭芳家裏用晚餐；餐後便和她們圍坐在陽台上聊天；愛倫則時常會靠在我身旁睡去。

有一夜，在蕭芳家裏，偶然談起電影；我發現愛倫竟有二年餘之久沒有去影院一次；我便伴着她去附近的一個影院；燈暗了，片子在映着，愛倫緊緊地靠住我，將乳房緊貼着我的手臂，並且用手按住；她的純潔的癡情給予我一次很大的試探；我意識到即使我會鍾情於她，在她離家出走的場合下，我也不得不抑制着自己，而況我對她並無情意；因此我用力將手臂縮回了。

數天後那位俄羅斯婦人忽然到那夜總會來探尋愛倫的下落，說是愛倫出走了。

夜總會的一位同事曾經在我伴送愛倫去蕭芳家的那天遇見我；他將那事告知了餐務主任；那位主任則通知葛雷，他是當時的祕書，是我的好友，所以他瞞過了經理立刻向我諮詢一切，怪我的魯莽和無知，我也只有付之一笑；這事很快的傳遍了所有的同事們

；於是毀譽參半的評擊便給加在我身上。那時我立刻找蕭芳來證明我的立場，但是葛雷和在那裏工作的一位母校社會學系的教授都不讚成那種冒險性的舉動，且異口同聲的說人家可能以拐帶人口的罪名控訴我；他們以為在淪陷時期中那種莫須有的紛擾是多餘的。

那種近乎恐嚇的措辭對我的強烈的個性是不適用的，我準備向法庭起訴，如果對方於我有什麼不利的措置。後來由於葛雷從中調解愛倫便跟着她的養母的友人回去了。當時我曾向他們作一強硬的警告：我說一個外國移民在中國虐待一位孩子是有罪的；如果她的養母不改善愛倫的待遇，我和我的同學將準備向法庭起訴！

當我去蕭芳家找愛倫回去的時候，她哭泣得利害，她對我說她知道我正預備作什麼事！當時對於我自己那種有始無終的措置確使我有着出賣愛倫的感觀；但是數天後愛倫和那位俄羅斯婦人約我在蕭芳家裏會面，我才知道，自己勝利了。愛倫已受到優越的待遇，她的養母似乎已改正了過去的錯誤。當我看到那位戰時的孤兒，愛倫臉上現着愈快與感激的微笑時，我似乎感受了同樣的賞賜！

愛倫的事雖然給我證實了正直的勝利，但是同事們的誹言並不善意；因此對於人情

的殘酷，愚蠢我又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可是加在我身上的還不止這些。

恰好那時我送給南瑞的詩篇給她的丈夫偷去了，他武斷南瑞和我有了不名譽的關係，準備將那些詩篇交給她的父親。結果，由於南瑞的無畏的強硬態度才迫使他放棄了成見。後來我讓南瑞將詩稿毀掉了事。

同時那夜總會的經理又因為我和白姊的親近，起了絕瑞的歧視。有一天他叫我去他的寢室，用各種卑劣的措辭侮辱我；他甚至問我是否白姊給我經濟上的酬勞所以我事協助她！我立刻用巧妙的辭令諷刺他說有人如何利用女色卑鄙地去聯絡敵憲極盡諂媚之能事。他脹紅了臉，惱怒得很，可是我說的是事實，而且沒有指明是誰所作；因此他沒有充分的理由將我停職；那便是後來為了『學園思凡』的影片而將我調任他職的前奏曲。

那時對於夜總會工作我始終抱着過渡時期的概念；簡明地說，那是利用着去完成一部份人生計劃的抵足石罷了，所以我還繼續做了一年餘才離去。祝

XXXXXX

亞蒙於外蒙古

請允許我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措辭，繼續地寫下去吧！

勝利後不久，上海的一家報館舉行了一次改良中國劇影藝術的座談會。白姊，石都，沙蘭和我都在被邀之列。許多電影界的導演，明星，以及新聞記者都去參與盛典。那位担任『學園思凡』影片的導演也去了。我和他談得很多。從一般的觀念來說，他是一位藝術家，可是如果從較嚴格的藝術水準來分析；那末我不能不苛刻地批評幾句；這並非是針對着他個人而是對整個中國劇影界說的。

我以為他們不夠前進，無論在演技上，在取材方面，在思想上，甚至在藝術的鑑賞力方面。他們總是跟在時代的背後跑，至多不過將過去的事實表現一下，絲毫不能站在時代的面前，啓示給觀眾們那真，美，善，聖的人生程式。他們似乎都被傳統的狹窄觀念所限制着；不能使自己溶化在藝術中；他們表現藝術只是像小學生背誦課本或成年人在辦公室清理一日的公務而已；而且多數人的教育程度極低，要去鑑賞較深的藝術自然不可能。再有許多一無所長的人，為了生活或名望，得有親友的協助以及一些不足齒的關係；也侵入了這活的藝術的境界裏！

我曾數度被邀去參觀影片攝製時的情形；拙劣的劇本；演員不能準時到場；對白的臨時背誦；攝影師的陳舊的技巧；過火和做作的演技；緩慢和不自然的國語；簡陋的佈景一切都能預卜其藝術價值了。

在那次座談會裏，他們曾經要我發表一些意見；除了上述的幾點外，我還苛刻地指出了惡劣的包攝制度。那時影片公司將每片固定的攝製費交給導演，每位導演有他圈內的一批演員；攝片時雇人愈少，佈景愈簡陋換言之，即是導演的進益愈多。至於演員的演技合格與否；佈景的逼真與否；劇本有攝製的價值與否，自然談不到了；這只是藝術上的自殺而已；試想那種粗製濫造的影片如何能與外來片競爭呢？這些話後來都在報上刊載出來；至於他們有否採納，我卻不得而知？

總之愈和他們接近，便愈使我失望；我真擔心將中國的活的藝術交託在那批人手掌之中，將會產生怎樣的後果！在和我接近的幾位導演，明星前我極力攻擊他們的作品，他們不能不對我的見解表示折服；因為我說的都是事實，我很難去看一次國產片，除非主演者邀我同去。我怕自己看了太傷心的緣故所以如此作；後來他們慫恿我去加入影圈，我也想一試，我亦曾為他們導演過一幕短劇『求婚』；但是結果因為我的野

心很大；要我從初步學起卻不願幹；給我一下裏當導演他們又不敢冒險，所以我放棄了。這和我最初放棄藝術而研究社會學的觀念相一致；而且為了要追尋人生的更大的目標我也不能不如此做，再寫。祝

XXXXXX

XX:

好友啊！我不能不承認，大戰後，人類的道德觀念是如何地普遍低落！

我所駐節的外蒙古烏托盟的一個商人，名叫伊敏，他最近做了一項生意，賺了一筆可觀的錢，對方便是他的親生父；這是他在邀我去參加他的宴會時告訴我的！這事使我聯想到在上海時所見聞的一些事。

XXXX

夜總會是罪惡的麋集點之一；我還記得在那裏旅館部的一間套房內出了一件欺詐的案子；事情是這樣的：一位房客去某大藥房定購一批貴重的藥品，囑他們送到他在那夜總會的旅館部裏所關的套房去；套房是一間臥室和一間會客室，中間有門連通；而會客

亞蒙

室和臥室都另有一門直通甬道等；藥品送到了，那位旅客便託辭進臥室給友人查看藥品，乘隙從接甬道的門遁逃了。

其他如誘姦，自殺，間諜等案亦時常發生。

我還記得那裏曾有一個已婚的侍者因為和一個女侍者熱戀着的緣故，某夜竟私下在空着的旅客房間裏幽會，他們被房間管理員查獲時，身子是赤裸着的，所以立刻便被開除了。事前他們曾將這事交給我判處，我便規勸那二位不幸者立刻自動辭職，這樣也許能保守秘密而使他們的名譽不致損毀。但是經理室拒絕了那種寬恕的方式，並且還出了通告！

從那些事實裏，我看見了人類的情慾與道德觀念的正面衝突。他們的行為當然不能為一般人所容納；但是比起道貌岸然的紳士們，以利誘脅迫的手段姦淫處女該高尚得多了吧！

在我的觀念中認為 如果真正是出於純情的衝動而有越軌的事發生時，只要當事人不是明知故犯沒有壞的動機，是多少可以原諒的；即使判罪亦不應如一般的來得嚴重。

如果法律不考慮能改過自新的人 將來做人的權利以及他們的環境造成他們犯罪的

根本原因，而冷酷地斷絕他們的求新和求生之路，那末，不是反而有害而無益了嗎？我太激動了！ 祝

×××××

亞蒙

×××

就在那時，姨父給我信，說他在湖北省政府當高級參議，希望我能去漢口做省府的英文祕書。

武漢那革命的重鎮，環繞着滾滾的江水，已夠使人羨慕了。那時我考慮了好久，覺得上海雖則環境惡劣，然而卻是發展事業的好地方，這充滿異國情調的經濟，文化，政治中心，也同樣地使人傾心。起先我去信回絕了，但是最後我還是去了，因為許多事都鼓勵着我離去。

那時白姊正預備回北平去。在上海，她享盡了人生的名利，也受夠了刺激與苦痛。在短短的二年之中，她曾使整個的中國為她的演技和歌聲而瘋狂過。為了要逃避情感上的糾紛和都市中劣紳們的包圍，她接受了影片公司的動議，北上攝片。我曾為

她舉行了一次舞會，以聯絡各界的情誼；雖然那時在事業的成就上比我與她相差很遠，但是友情超越了一切，她興奮地接受了我的計劃。

參加舞會的除了露萍，南瑞之外賽棟也去了，她在我和她絕交後的一年中依然時常去找我；對於她的約會每次都給我拒絕了；那次為了補償她的緣故所以也邀她參加。

出於我意料之外的是白蒂也去了；原來她是去上海度暑的；給我的友人中的一位邀去參加我的舞會。再有一位是某大學的女生，是我在一次舞會中偶然邂逅過的；其他還有我的幾位好友以及導演，明星，記者，作家，音樂家，商賈等社會中各樣的人物。我和他們無拘束地交談着，時常發出一些令人驚奇的豪語；和她們伴舞時，我則賣弄一些風情，每次的交談伴舞，每個人都給我不同的情緒，聯想和結論。

那是勝利後的第一次國慶日；我們擠在舞會的陽台上看國軍雄昂地列隊經過。

每人都激動得熱淚盈眶；因此我們更熱烈更瘋狂地玩着。一切似乎在神經質的狀態中度過。狂樂過後所剩餘的只是無底的煩惱與抑鬱；我對白姊的情感似乎那時已開始在銳變中；我有許多話想和她說，可是不知從何說起，最後我告訴她不久我會上北平找她去。

在那次舞會的後幾天，白姊等候着去北平的輪船；因此閒着沒事，我曾邀她去崑山觀光一次。那是舊曆元旦日；我們搭早車去那裏；下車後我才發覺所有的店舖都閉上了門過年；崑山一向以馬鞍山的風景和鴨麵聞名，去山上必經的半山橋旁的平常麵館，是我幼年時代常去的地方；我們本來預備到那裏去飽餐一頓，可是戰後那兒麵館已經停業了，因此只得作罷；白姊似乎非常懊悔，只是咕嚕着不該去那樣的地方；而且對那些狹窄骯髒的街道，更表示厭惡之感。既然我們已到了那裏，也只得勉強着自己去登山；可是爬到半山又冷又餓，白姊更是怨天尤地的嘆着氣，因此也無心去欣賞那神明的風景了。到了山頂的廟裏，我急忙去找方丈，方丈不見却找到了二個專司伙食的和尚，他們招待我和白姊去文筆峯的涼亭內坐下；搬了些花生，瓜子和山泉煮的熱茶款待我們。我一邊喫一邊乘機問他們有無食物可以充飢，他們吱唔着說：只有蔬菜和年糕，我聽了異常興奮，因為那時我們又冷又餓又疲乏，既然有東西果腹，也管不得是什麼了！

臘月的天氣，的確令人氣挫，我們盡量的多飲些熱茶以支持冷得顫動着的身子；不久和尚搬了二大碗熱蒸蒸的青菜炒年糕出來，我和白姊狼吞虎嚥地喫着，還不住地讚嘆着那美味的蔬食。我聯想到當一個人失望到極點時任何簡淡的慰藉都會感到異樣的

鼓勵的。

不久我們已恢復了去時的興奮，於是去廟裏撞鐘，宏亮的鐘聲震動時，使人有着心弦動盪和幽古的感覺。我賞了些錢給和尚，便拉着白姊向山尾奔去，找了些石子往子孫塔上投擲；結果我投上了二顆，白姊也投上了三顆，這是表示我們各人將會有二三個孩子？

當我們在一個巖洞口坐下時，啊！好友，我真有些要嗤笑人們了。他們終日埋着頭在嗅錢堆裏徬徨，不願去山頂和自然接近。我相信如果他們有機會登高一次，他們的整個人生觀一定會肅清一下。白姊呆呆地俯瞰着山麓的一切和遠處神秘的天邊，她發出了內心的長嘆，她被這自然的恬靜，神明感動了，她說：

『亞蒙！我從未意想到，那些狹窄而污穢的街道屋宇；竟是如此的和諧，美妙；我不知該如何表示我內心的感觸；我只覺得現在的我已不是剛才的我了！』

『是的，我早已意料到你會說這些話，在繁忙的大都市中，人類的一切似乎強於自然；我們所接觸的一切都是人造的；因此便往往躊躇志滿在那些狹窄的境界裏了；只有在這種場合下，才能使人有自然的感覺；才能啓發人向更美善的目標趕去，……你看！』

一切的一切只是美，我對於真，善，美，聖的悟性和人生的鶻的也就是在這種環境裏陶育而來的。」我自傲而緩緩地說着。

我們開始談着往事，有如隔世的感覺。白姊向我，不，該說是向着自然，懺悔着過去的愚昧，漸漸地她哀傷起來竟至淚下。我挽着她的肩，拍着她，她便對我苦笑，我說：

『白姊，請紀念我，因為是我第一次帶領你到這種境界裏來；過去的一切，請為着我的緣故任牠死去吧！你看陽光不是又從灰暗的彤雲裏透射出來了嗎？』

她緊緊地靠着我使我的情感激動起來，我想吻她；但是冷酷的理智使我抑制住了；事實上處於我那時的地位而去愛上她，不將是自尋煩惱嗎？

她緊緊地挽着我下山去；我們搭了當日的夜車回滬；生命中似乎更充滿了光明與活力！

白姊離去後；我想念着她，更回憶着舞會中再度相見的女友們，因此幾天不能安靜地過去；似乎又在等待着一次更大的波折。

果然不出所料；不久我曾工作的夜總會起了一次罷工風潮，那事使我不得不放棄校

模二可的意念而決定去武漢了。

某日夜總會內的一個雜役，在工作時突然暈厥；自此他便沒有恢復知覺，離別了他的可咒詛的人生。資方給他的撫恤金太少了；少得近乎有些殘酷；連買棺材的錢也不足。我站在社會主義和人道的觀點上向職工福利委員會發表了一次沉痛的演說，並要求他們有所行動；我說在資本家的剝削下勞動者連他們所應得的都得不到。死者有孤兒寡婦，有一個家庭還要生活下去，如果同樣不幸的事發生在各人自己身上；那末將怎麼辦？這不是太沒有保障了嗎？

資本家時常為了利慾動心而忘卻在一個機關一個集團下工作的每一個人即是代表一個家庭；因此他的生活不只是個人的，而是整個家庭的；甚至是代表整個社團的。整個國家的經濟生活也便是如此交織地組成。資方忽略了個人，也就是忽視了團體，而致影響到民族和國家！

當日下午，他們給我反響了；他們實行怠工；在夜總會的牆壁上貼滿了標語；新聞記者到了好多，當晚的夜報上也用大字刊出；可是有一部份的同事對我抱着敵視的態度，設法從中破壞，但是不久他們便發現這是為着大眾的福利的措置而非個人的某種目的

○ 雖然有人甚至用左傾份子的名詞加之于我，但終給我的剛直，磊落的人格擊碎了。緩衝的結果是資方加厚撫恤並允許給死者的遺妻一份工作。大我勝利了可是小我卻失敗了。

○ 那事以後，我的薪金給停止應得的增加；那位經理且時常表示對我的工作不滿意。他用各種狡猾的方法來挖苦我；這使我個人的精神上曾受到了壓力，我苦惱地生活着。就在那時我決定離開上海，但是意識到環境的轉變將是人生的轉捩點，好壞都不能預卜，因而又有些躊躇不決起來了。

爲了那事我曾去丁先生家裏，他是一位涉世甚深的中年人。他酷愛青年的朋友；獨居使他養成了強烈的母性。我和阿培，老奚，信徵等時常去他家度週末；每次他總預備了豐盛的筵席招待我們。在求學時期他更曾給我不少的資助和鼓勵。

在他那裏我們讓自己脫去了一切禮教的束縛，毫無拘束毫無顧忌地高談，嬉笑，玩牌，抽煙，有時則帶了女友去他家跳舞。那裏是我們的避難所，我們的享樂處；在那裏我們曾決定了生活的方式；產生了美妙的詩歌；理解了玄奧的哲理；更得到了奮鬥

的原動力；因此在這裏我要紀念丁先生，他不但給予我們物質的上援助，更給予我們精神上的鼓勵。他的人格是多方面的；有時他是我們的長兄和我們一起奔跑；有時卻像是嚴父用些警惕的話語來校正我們的步伐！

當我將我決定去武漢的意見告訴他後；他也同意我離去。祝

×××××

×××

亞蒙

人生總是充滿着刺激的；在我還未去武漢的日子裏，還給我留下了可回憶的事。

我曾工作過的夜總會餐廳內的一位音樂師被辭退了，理由是酗酒過度。他是爪哇人；整整的一個下午他用着不其純熟的英語向我敘述他的一生。他還只三十歲，流浪的範圍卻已遍及世界各處。酗酒使他失去了愛妻和家庭；那時又使他失業，但是他說他依然酷愛着飲酒，因為酒鼓舞他去探索玄妙的樂音，充實人生的諧韻；他需要酗酒更酷愛流浪；靈感似乎只會在缺陷時才產生。我安慰他；同時也是鼓勵自己，我說：人為了要征服世界，往往甯願放棄目前的舒適而去踏進一個困苦渺茫的境界裏；因為在

那裏他可以找到爭鬥，去戰勝一些阻礙着理想實現的蠢物；不過如果在爭鬥時能甯靜一些，能不過激一些；那末收穫也許可以更多一些，較易一些。

某天我聞着無事伴好友卡爾敦去各處收帳；他在他胞兄陶格拉斯開設的汽車公司裏任職；陶格拉斯是位幹練的青年，我喜歡在這裏告訴你關於他的事。我遇見陶格拉斯時，他才剛從內地回來；他敘述旅途經過的情形給我留下了一個不可磨滅的印象，並且給我勇氣去決定多久未能解決的去武漢問題。

勝利後因為復員的關係，運輸普遍地成了一個嚴重的問題，陶格拉斯偕他的妻女親友等因為歸心煎迫的緣故，冒險駕駛一輛汽車由昆明直駛上海。我絲毫不感倦怠的聽着他那娓娓動人的敘述；在數千里之遙的旅途中，他率領六人穿過了蠻荒重野；那時敵人還只剛才投降，因此隨時可能遭受殘餘日寇的狙擊；但是堅毅，果敢，使他們通過了一切。你可能想像得到那種流浪的旅途生活是如何地富有詩意：飢渴時用山崖裏的清泉，野火煮熟的山芋果腹；倦乏時便倒在山麓的乾草葉堆裏露宿；烽火劫掠後的村市，星散着的腐屍和山谷裏的流匪以及奇風異俗所證實為地方性，時間性所限制着的人生規律，一切都是夠給人尋味的。有一次他們準備與盜匪們格鬥一下，但是卻找不到盜匪

們的蹤跡；為了要體會戰鬥的刺激，他們便向山野裏發射連珠鎗。結果隨後跟着的卡車都給嚇得退了回去。有時公路斷絕了，他們使用鎗強迫村民鋪路，在泥濘裏用松木墊路，一步步的前進；當汽油用罄的時候，陶格拉斯復冒充盟軍——他的母親是美國人——領用軍用汽油，並強力通過封鎖綫。當然這種舉動多少是有違逆義的；可是人類不是為了要實現新世界，真善美聖的社會，為獲得更大的進步，而彼此屠殺着嗎？

『歸心』那首詩，便是記述這事。

X
X
X

我記得那天從他們的公司裏出來，我便順道去一家西菜館用餐；意外地跑進了一位吉布賽姑娘，她一定要給我算命；為了好奇心的驅使，我便讓她坐下，來揭示我未來的命運。她先要我翻一張紙牌；我記得是Q紅心；於是她便三張三張地翻着，開始給我的命運預言。我所能回憶的是她是說我將有一位女友，她異常的賢美現在已很鍾情於我了，可是我自己卻不相信她會愛我；後來又說我會收到一位有地位人的來信因而離開上海到很遠的地方去，並且得到非常的成功；她最後翻出的牌是黑桃K，她沒有說什麼，可是我却知道那是不幸的啓示，我也沒有問她，因為大多數的命相者只會告訴你幸運

的事而不會將不幸的事告知你。

她所說的一切，現在一件件的都應驗了；這是巧合還是真有所謂宿命論的哲理，我卻不能武斷。

XXX

那時，我還結識了一位美國海軍空戰隊的魏亨利上校；他還只二十七歲，是他們之中最年輕的高級軍官；他強調着世界和平與人類晉進的重要關係；我則苛刻地指出白種人的種族歧視的觀念是和平的一大障礙；並告訴他我在學校時期曾寫了一篇關於夏威夷種族平等觀的論文；在該論文的結論中，我強調種族間的通婚是剷除種族歧視和達到世界和平的重要因素。我還預言說，在不久的將來理想世界的實現種族通婚將是重要因素之一。他同意我的論調，並告訴我，他在脫離海軍後，將加入議院當議員的計劃。那時他允許將以這種立論作為實現理想世界的一個方策；最後我們還談到烏托邦的社會主義觀，馬克斯經濟論，蘇格拉底，柏拉圖的理想社會以及三民主義的實踐與中國。當一個人沉醉於理想的境界裏時，便會接連着發出豪語，樂觀地感覺沒有一種理想是不能成為事實的。在辭別時我們曾互相約定，在進入政界後將彼此聯絡，以實現人

類夢想着的真，善，美，聖。

×××

我還記得當我去武漢時，船逆江而上行得很慢；因此我有一個星期的安靜生活；我竭力使自己陶醉在天接水的境界裏，那時江面上雖然還可以看見異國艦船的旗幟，但是在勝利後的祖國，這已不是一種恥辱了。

我在船上曾靜靜地計劃着我的新使命；我研究一些英文的公文呈式和許多政治學上的專門名詞，因為這些我不久會需用的。再談。祝

××

亞蒙

第五篇

在武漢政界

××：

你取笑我一定是子時生的；子時是「桃花根」，所以我鬧了這麼許多情感上的糾紛。你用「桃花根」來形容我在戀愛上所遭受的波折，我以為還不如用「女難」來得恰當一些。在我所告訴你的事情中已清切地證實，女人對我是苦與難而不是易與樂啊！

到了武漢我安頓在省府的公務員住宅內。到武漢時，輪船一靠碼頭，已有許多差役在迎接我；姨父也派了家人來幫助照料一切；那時我已意識到做官的氣氛和官話，官架子的用處了！

我乘着辦理移交手續的空閒曾橫渡了一江之隔，去武昌憑弔黃鶴樓；陳舊的建築在我覺得一些生氣也沒有；不過古人的遺跡和遠處的龜頭山卻逗起我作無止境的遐想。從黃孝來的運米駁船迎衝着汹涌的波浪，使我聯想到孤獨的小孤山和險峻的巫江三峽；難怪初民會懾服在自然力之下，而形成了當時不可侵犯的神權社會了。我復憧憬着如果

此時此地挽着戀人，來這江頭躡蹀所陶育的情感和在烏煙瘴氣的上海，又該是如何的不同啊！

在武漢的時日裏，要人的宴會，雞尾酒會，聯誼會，茶會，使我繁忙地交際着。公文函件更絞痛了我的頭腦；工作的辛勞使我沒有餘暇去沉思，去插身情場之中。那位白髮的省長對於我的少年幹練，表示了無限的饋識；有一次那位省長給上海一家報紙的一片文章激怒了；該文的內容是攻擊湖北省府利用權職之使，任意壓低由黃孝等地的米價而以高價配售；這本是失實的謠傳，但是他竟去電開譏，那事給我知道時電報已經發出；我坦誠地向他解釋利害；因為有時過份的措置恰反助長謠言的真實性；他接受了我的意見；剛好那家報館是我在上海時熟識的；我即刻去電請其扣留開譏的電文；回電是請放心；因此我更被器重着。在許多政治，外交性的宴會中我還時常担任着翻譯的職務。記得在某次的雞尾酒會中，我突然發表了一個足夠挖苦人的難題，使許多環立着的紳士貴官們都覺愕然費解。我問他們可知曉雞尾酒會的執事。

照例在雞尾酒會中是沒有任何演辭發表的；所以我預先聲明我只是講一個故事。我告訴他們說，許多年前在英國某處的鄉村中，有一位老人和他的女兒開設着一家

酒店。老人有畜雞的怪癖，所以在他的酒肆中飛舞啼叫的都是些世界各地的名雞，酒客們也習以為常。在許多雞籠中那位老人最喜歡的是一頭雄雞。那頭雄雞長着彩色的尾巴，每當熟客進門時，牠會跑前去迎接，而且飛到顧客的桌上，引頸高啼，博得大家的驚奇與讚嘆。

不久這隻雄雞突然失蹤，老人遍尋無着，因而廢寢忘食起來。最後將酒肆關了，在門外懸着賞格，要求村人代為尋覓。過了許多日子依舊音信杳然；老人意然害起病來；結果在賞格上添了一行說是能璧還原雞者將得到他的愛女為妻。這個奇怪的賞格立刻哄傳了全美。某日有一位英俊的少年臂中捧了那頭失去的雄雞大踏步地走進了酒肆；老人見了那頭失去的雄雞，病狀恍然若失，驚喜交集，竟至淚下。

在酒肆復開的日子，門庭若市，歡樂與好奇心充滿了這村子的一角；老人的掌珠因為酒客過多應付不暇，便將所有的各種酒，都倒入一隻大桶內分盛給酒客們。客人飲畢因覺酒味獨特，都相爭詢酒名。那位千金情急生智，恰巧瞥見了站在櫃上的那頭雄雞尾巴，便信口回答說是雞尾酒。在歡鬧聲中她和那位青年便舉行了婚禮。此後人們相沿傳習作為慶祝佳兆的儀式而定名為雞尾酒會了。

幸福與聲譽在那時已來臨到我，在武漢不久我已成為社交界的寵兒；我察覺自己被成羣的女子包圍着。姨父，上司和朋友們都為我的婚姻問題操心；他們介紹了許多名門閨女給我，而我則依舊抱着戀愛至上的主義，以為這種事是自然的機遇，不該是人為的，而且「女難」的悟性已佔據了我的理念，加以那些病態的中國古典美對我並無好感，因此我以年事尚輕，先立業而後成家等的話語婉言地推卻了。他們都很諒解我，說我是少年持重。

在行政方面我又一次清切地領會到中國的傳統惡習；許多政令不能暢行，只是為了少數人的情面關係；而且一些地痞劣紳們更組成了幫會為着私人的利益在違抗及破壞政令；我曾努力着去剷除這一類的障礙物；其實幫會如果能好好地訓練指導未始不能成為人民的動力的；但是缺少訓練和星散的小單位反而成了社會的毒癥了。

在那個政治氣氛較濃的環境裏，我閱讀了一部著作——「中國之命運」；其中列舉祖國目前急需的五種人材，師資，邊疆屯墾者，空軍，鄉村建設者和工程師；根據應用社會學的分析，證明這是科學化的立論。

半年後那種官場生活，已開始使我感覺死板乏味，那種公文呈式的工作是沒有創造

性的；而且我國官場的弊端，在那裏我又經驗了不少；這種傳統性的惡習慣在我國各種社會中都表現着。我決定一有機會便去邊疆。當然那時我已決定來到蒙古了。戈壁沙漠不是自小已深深地印在我們的腦中了嗎？

在這裏我得向你聲明，我是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綜合論者，我是無黨無派的人；我更非為某種主義宣傳；可是我覺得，只要是在我個人智力以內所能意識到的，美善的事，我便去幹；並且盡我所能的去啓發人們！ 祝

××

××：

亞蒙

你責備我太多變，而且為我的生活問題以及前途擔憂；又復為我的前途擬劃得那麼周詳。但是你忽略了像我這樣的一個人，生來便是屬於宇宙的浪子，要我按部就班的依着計劃行事，根本是不可能的。

我曾在飢餓綫上掙扎過；由於掙扎的經驗我獲得了戰勝的奧秘。我不怕困難，事實上我時常去找尋困難。一個人不能想像得那麼遠；而且有了美妙的夢想而不去實

幹，亦是枉然。好在這些事已過去，我不是在這無際的沙漠裏又復成功了嗎？

由於我在武漢省府的服務成績，我很容易的被薦任到外蒙古烏托盟的外交部代辦處來當武官。我先搭機飛往北平。在機中俯瞰地面，一切是如此的神妙；在落日紫霞裏，復使人感到自己的孱弱與微小；可是也就是這種玄妙的自卑心，激發着人類有征服宇宙的雄心。

到了北平，我寄住外交部。次日早晨，我駕了一輛吉普車去宣內找白姊；我時常懸念着的白姊！

我不會忘記那天的會見。我穿着淡青的灰長褲和暗紫色的襯衫；因為風沙大，所以套了一雙長統靴，帶了一頂扁帽來壓住我過軟的頭髮。那天白姊沒有來門口迎接我。一進門僕役便領着我直入後花園的花房裏。當我的視線落在一堆天鵝絨色的物體上時，我發現那正是等待着我的白姊；溫暖、喜樂，充滿了我。意外地實現了一年前的允許；起先我讓站着的白姊停住脚步，注視一下，然後我將扁帽丟了，跑上去摟住她，用戀人的吻熱烈地吻着她的額和頰；她的臉有些紅暈，她了解我那過份的舉動，所以只是笑着，怪我太洋化了。

在醉人的花房內我們整整地談了一個上午；她告訴我，勝利後因為她們都曾在偽組織管理下的影片公司工作過，所以每個新近成立的影片公司都給後方的新人佔據了。一些在淪陷時期比較活動的影人都遭到被檢舉的命運；因此她沒事可做，除了特約上演話劇或播送歌曲外，要重新踏進影圈，恐怕是很難的了；我安慰了她一番，叫她耐心的等候機會。

後來她給我介紹她的雙親，我便仿照北方人作了一次九十度的鞠躬禮。二位老人覺得我很懂禮貌，似乎異常高興；白姊和我却暗暗地好笑，因為我矛盾地表現了二種不同的會見方式；正如我們過二次年一般地矛盾。

那天因為白姊中午有約會，所以和我約定晚上去餐舞；我她和去我時常在香煙紙匣上看到的前門，兜了一個圈子；便順道送她去約會的地方。

在那個古老的都市中，沒有大都會的浮華的氣氛。古中國宮殿的豪貴與嚴肅到處都能見到。我們當晚去玩的舞廳，據說是為了招待盟軍而新近設立的。那邊不用喫蒜蔥和黃金塔；我點了在學校時最酷愛的匈牙利式的古拉濃湯和白姊飽餐了一頓。爵士音樂的節奏雖然具有獨特的吸引力，但總使人感覺到都市的浮俗氣息而沒有清雅

的鄉村風味，因此我是比較愛好輕快的古典音樂的。我們盡興地喝着，後來在座的顧客們要白姊演唱一支歌曲，因為那時她依然同樣地受人愛戴，她對我瞬瞬眼便跑上台去。她的發音技巧和表情已有相當的造詣；總之我亦給他那日的歌聲迷惑了，因為她唱得似乎比在上海時格外神妙。我記得當我和白姊熱烈起舞時，人們都投以陌生和驚奇的眼光。當然這根本不需要他們了解：世上有許多的事還是不去查問根源，讓牠神秘地溜去來得美妙一些。那晚直到深夜我才伴着白姊回去。

在北平逗留的幾天中我暫時將白姊作為情感上的寄託者；幾乎每天都和她在一起。那時我已開始擔心着自己是否在愛着她。

期間我和白姊曾驅車去蘆溝橋；看到殘缺不全的橋畔的石獅和紀念碑，不禁使人感覺到辜負了無名英雄們的壯志。在國家民主化，軍隊國家化的口號下，還有某些黨派為着自身利益違抗整軍法則，以圖造成割據的局面，以致將八年苦戰換來的光榮毀於一旦，這不是夠痛心的嗎？ 祝

××

第六篇

在外蒙古烏托盟外交部及與白姊之戀

××：

你又在不耐煩了。等着吧！我一定還會活着告訴你，我的病因的。近來我的健康情形很好，請不必作這不必要的憂心吧！

我搭機飛抵迪化，定期去烏托盟的運輸機已在我到達前的數小時內飛出；我抱着好奇和好鬥的心情，決定隨着一批商人們的駱駝隊去烏托盟。我們繞行北塔山經奇台後便進入了戈壁大沙漠！在尚未到達烏托盟時，不幸的事發生了。

當我們的駱駝隊正向西北進發時，天空中來了大羣的梟鷹向東南面迅速地飛去。一個蒙古響導立刻發出旋風進襲的警告。我們還在進退維谷之際，炎熱的太陽已變得昏黯無光，風聲亦開始漸漸地急促起來。一位老練的蒙古人，立刻吩咐將所有的駱駝列成圓形，並且用繩索將人和駱駝縛在一起；大家躺下用蒙古式的大袍裹緊了全身。在布袍裏我窒息得利害，黃沙和旋風，在遠處旋成了一個柱子，瞬息間已天昏地暗。

恐怖籠罩了每個人的心。我伏在地上只覺四肢無力，看攜帶着的貨物一件件地被旋風捲去。這樣過了一刻鐘的時間，風勢更劇烈起來；駱駝已自動開始伏下，所有的人都在繩索上飄動着。慢慢地覺得全體的人和駱駝亦開始移動起來了！

在昏迷的狀態中不知過了多久，我才甦醒過來，當我爬起來時，陽光依然灼熱着，一切的一切都寂寞無聲；好像剛才只是作了一場惡夢。幸運得很，我發覺我們同行的夥伴都存在着；不過好幾個人都被黃沙埋沒了半身。

我們不知究竟已被旋風括出航綫多遠。同行的一位蒙古嚮導告訴我，這還是不幸中的大幸，因為我們還沒有直接和風柱遭遇，否則恐怕已不復存在人世了。

恐慌的事來了，我們發覺所攜帶的食物和飲水大部份都失蹤了。事實上那時我們所在的地點離目的地只有百里之遙；如果不迷失方向那末至多只要走上二天；但是不幸的我們迷失了路途！

有二天的長久我們在炎暑的旭日下和一望無際的陸海中摸索着，飢餓和燥渴使人瘋狂；有二個人倒下去了，在一次討論後，我們只有將駱駝中之一殺去，以取得牠的水囊解救二位昏厥了的商人。我提議將其他駱駝的頭部包沒了再動手殺掉那不幸的犧牲者。

一路上我們隨時伏下，探聽有無暗泉在沙層下流着，但是沒有結果。

又是二天過去了；我們都引長了脖子望着前方，希望烏托盟突然出現，但是所見的只是黃沙一片和空中成羣飛鳴的食人屍身的梟鷹而已！

傍晚時，我們看見了真正的海市蜃樓；啊！那璀璨的大廈，只曾在我閱讀希臘神話時才在我的幻想中呈現過；可惜只是曇花一現般地便幻滅了！我必須說那時每人求生之慾望，正是這般地衝激着。我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所以反而變得樂觀起來了。我開始回憶着溫斯敦邱吉爾如何地在南菲遇險，如何地忍飢耐寒，在荒野中徬徨着而終至安然脫險；因此我的自信心又復堅強起來。這是我的特性也是我的弱點，我時常固執地幹事直至成功，同樣地亦遭受了許多不必要的紛擾。

在極度的飢渴下我的嘴唇已經燥裂，眼眶和眼球因缺乏水份而黏着；胃裏給饑餓引出的胃酸刺痛着。四肢已無力移動只是任着墮心向前拖着；瘋狂地望着橫在前面的漫漫沙途。我終於也倒下了，他們將我放在駝背上繼續前進；對於這沙漠之舟，我應該如何的感激啊！

黑夜到了因為沒有那灼人的陽光；所以我漸漸地清醒起來；我不能安睡，只是瞪着

眼直待天明。當東方剛作魚肚白色時，我看見了一顆燦爛的星座，我從小便知道那是金星；我才發覺，我們走錯了方向！

當日下午，我們漸漸發現星散着的草原，並且在五里之遙望見了烏托盟！好友啊！那種搖晃在生與死的二個極端的感覺你能意想得到嗎？我們每個人都熱淚盈眶，呼喊著，舞蹈著，突然間，不知那裏來了這許多精力！

我到達外交部代辦處時，他們都驚訝地望着我這衣衫襤褸，滿臉于思的人；我證明了我的身份後；準備飽餐一頓，但是醫生只給水我喝並且強給我注射了一針安眠劑使我足足的睡了一日一夜，才允許我進些容易消化的食物。

××

××：

經過那次生死之間的磨煉後，我覺得自己整個的性格都改變了；我覺得應該如何努力地利用這短促的生命，作些美善的事，我更覺得已有勇氣去忍受任何的打擊，因此表面變得沉靜寡言而內裏卻澎湃着不滅的活力。

亞蒙

初到時，大陸性的氣候實在使我受不了；中午的溫度和夜間往往相差有數十度之多；而且括不停的風沙又復使人窒息。有一個星期我每天都被邀去參加着外交使節的宴會。

在這裏，我們的盟邦蘇聯官員，似乎特別來得多。「乾杯」二字已成為國際性的祝賀語了。蘇聯軍官們的酒量是驚人的；強烈的伏特卡酒，他們連飲十數杯後依然能畢挺的立正着，毫無醉意；因此第一晚我便醉倒了。漸漸地對過量的飲酒我也習慣起來。後來我發覺他們也不盡是宏量的，不過他們只在人背後才會醉倒而已。再有他們的談吐，文章充分地表現了誇大的特性；無論如何，對於他們的雄壯的哥薩克式的戰歌我是十分地酷愛着的；這也許是承襲了陳吉思汗的精神吧！

蒙古人的部落生活，在這裏隨處都能見到；蒙古包如星羣那般散佈着；他們整天在馬背上度過；哥薩克騎士的傳統精神生活在他們之中。有什麼集會時他們和帝王時代的諸侯一般以號角或舉烽火為信號。小部份的蘇聯人民和他們雜處着，除了語音外便很難使人分辨種族的不同了。在這裏近代的建築物很少；除了我們的以及蘇聯官員的辦公處和住宅之外便很難見到了。不過蒙古人民有一種形同堡壘的居屋，這是有錢的

人的居所。據說是用牛糞或磚形晒乾後而砌成的。那邊因為水很保貴，所以終年他們不習慣洗身；穿的衣服也很難更換。衣胸前的油垢是富貴的象徵，因為窮人是沒有牛羊肉享受的。

蒙古人有好些地方已和漢人同化，但是有些依舊完全保持着他們的祖先的遺傳。

在舊曆的十二月二十四日，在我們是「送灶」的日子，而蒙古人在同一天也舉行着一種較簡單的儀式，他們稱為「祭火」。祭火的時間是在晚上，每家在室外放着一隻大火盆，盆裏燒着榆樹或楊樹之類的木柴，在火勢正烈的時候，他們將用黃油——即牛奶油——和糖拌在麵粉裏製成的果餅，以及其他果食投在熊熊的火盆中，當作贈送給火的禮物；同時還向火舉行跪拜禮，以表示他們的敬謝之意。比較窮苦的人則用牛羊的糞當作木柴，至於投在火中的果餅，質料自然也差一些。

蒙古人在除夕的夜裏，也通宵不睡覺，他們利用這個時候出外向王公拜年。能有資格向王公拜年的人都是地位較高的官員和當地有聲望的士紳們。拜年的時間大約是在元旦早晨四五點鐘時。王公先在廟裏舉行過拜神的儀式，然後回到自己的印房裏——監印的處所，是一個很大的蒙古包，大的可容二百人——專候士紳們來拜年。印房裏燈

燭輝煌，宛如白晝，王公端坐在左面的大寶座上，右面的大寶座是喇嘛的坐位，王公左邊的一排椅子是家屬的坐位；來拜年的士紳，由東邊的門進入印房行了三跪九叩首的大禮然後依照地位按次分坐兩旁。王公使用牛羊之類的菜肴款待賓客。其中有一隻整羊用大木盆盛着算是最恭敬的菜饌。

普通人民的拜年儀式則比較簡單；如果在路上遇見熟人，首先是交換鼻煙壺，互相嗅了一下然後贈送；其次是磁「哈達」——是一條約有三四尺長白色的綢布，上面繡着佛像與佛經；各人將「哈達」握在手裏對觸一下，同時說「你過年好」便算了事。他們拜年的時期也是從初一到初五；過年時和我們一樣也喜歡放鞭爆。我曾被邀參加年宴所以對這些事知道得很詳細。

爲了要鍛鍊自己的身心，我時常和他們混在一起，跨在馬背上終日在沙漠裏馳騁；唱着，不，喊着哥薩克的戰歌；射着鷗鳥或食人屍身的梟鷹；在夕陽光照裏，有時我便覺應該終生在這荒沙而偉大的境界裏了。

靜穆的時候，我眺望着無際的陸海，詩意如山泉湧流；我便坐下給白妙寫信，啊！好友，如果你也在這裏，你定然也會樂而忘返啊！

初來時，因着我的年輕，有好些人藐視我；但是不久他們給我的秉直，柔誠和遠見所懾服了。我告訴他們，我們的責任是在政治外交上鞏固邊疆；因此必須注重人民的日常生活，團體活動和思想；我要求政府加強這裏的治安力量；因為在這廣闊的地帶中竟沒有一支軍隊，足以扞衛國土。我們疏忽了治理的方法，以致異國乘隙離間，煽動，用表面的親善，物質上的援助來達到政治，領土的野心。我並且要求當地的治安機關，雇用更多歸化了的蒙古人民，竭力設法灌輸一些五族共和與祖國的偉大的觀念給他們。許多涉及國際性種族間的糾紛，我都設法讓這裏的仲裁機關主動着執行裁判的任務。雖然我們盡量地工作着；但是以往的疏忽已不及補救。事實上這是無法可想的事，八年的混戰已使政府失卻控制邊疆的力量；我們沒有為這邊地的人民作什麼；我們已被他們的日常生活所擯棄；反動勢力日益地高漲着，什麼集團，什麼人民獨立解放委員會相繼地出現着；雖然他們沒有得到人民的真正認識和擁護；但是在這裏武力便是真理，而且教育水準低下的邊民根本就不能了解第三國際的用心。這只能怪我們自己在以往沒有注意到如何去教育人民，在一個主義一個信仰之下謀求祖國的昌盛。我們現在已沒有方法可以阻止他們在民主運動的假面具下給外人侵佔着了！

正在這個苦惱痛心的時候；白姊來了信說是答應我的邀請，已離開她的工作來此消
度假期；因此我這絕望，悲痛，而煩惱的心，又復得到了莫大的安慰。 祝

×××××

×××

你說在報端讀着我曾作過的種種努力，你那過份誇讚的辭句，使我實在感到慚愧，
因為我實在作得很少；對祖國領土的被侵更沒有盡搶救的最大努力。

白姊終於隨着空運隊的運輸機來了。我在住宅內佈置了一個精緻的房間；作為她
的寢室，聊表我對她能暫時撇卻了輝煌的工作而來探望我的盛情。她告訴我最近她主
演了二部影片獲得非常的成功。這些你一定也在報端讀到過了吧！她對於我的工作
也表示了無上的敬意；這是使我深感不安的事。

我告了假暫時離開繁忙的公務和她一起消度假期。她在北平影界的成功，使她的
容貌重復煥發起來；她較以前長得更美了。那長方的臉和端直的鼻充分地表現了她堅
強的個性；迷人的鳳眼，寬寬的紅唇，豐滿白皙的肌膚，更是醉人；因此我這虛空的心

亞蒙

靈又復得到了寄託；我的身心益發振作起來；加以半年餘的馬背生活，已使我健壯得可以；因此當我們並馳過沙道時，居民都投以讚美的眼光，在背後切切私語着。

對於白姊，我一向保持着兄弟般的情感，這是起始於在上海和她結識的時候的。雖然那時我對她的浪漫生活所造成的過失依然使我有着卑視她的成見；但是她在那時的成功卻復使我對她起欽佩和崇敬之感；以前這種觀念抑制着我，使我從未想去衝破界限而去愛她；但是現在不同了；一切的一切都鼓舞着我去愛她。

在日出時，我們起身，跨上馬背，向陸海中馳去。靜穆的自然，黃金色的沙漠，在晨曦紅光下烟燦着，使人益增崇敬與偉大之感。我們時常逗留在一座廢墟的所在地，相傳當年陳吉思汗曾經駐兵在此；從這裏我們俯瞰着一片草原，牧人的笛子和隨風飄來的一片牛羣吼叫聲是怪富有詩意的。我自己認為最得意的抒情詩，『迷娘』，便是在此時此地得着靈感的。我們時常躺在那裏談討着各人的事業或哼幾支心愛的歌曲；回家時我們才用早餐；餐後便讀些書報雜誌或聽收音機，遇有輕鬆的音樂時便翩然起舞；下午則去參加同事們的宴會或自己舉行舞會；有時駕車出外採購。月夜我們亦時常騎馬或駕車到那古跡的所在地去逡巡。在萬籟具靜，玉兔升空，星座燦爛的夜，我們

便引吭高歌，就是在這種場合下有一夜我衝破了以往的成見！和白妙的心靈接近了。

好友啊！耐心地讀着吧！我將告訴你宇宙中最美的最慘的戀情！請你暫時忘却這些書信是出於處身沙漠中的一位垂斃的青年的手筆啊！

某天當我去辦公室取信札時，密報傳來，外蒙古人民得了某方之助準備脫離祖國，而宣佈獨立了。憤慨，苦痛，焦急侵蝕着我；我立刻決定單獨往見他們的首領，因為我覺得平時他們和我談得異常投機。許多人都認為這是不必要的舉動而且異常危險；可是他們的勸告並未能阻止我。

到了外蒙古人民解放委員會首領們的蓬帳內；正好他們在舉行獨立解放委員會。

我毫不留情的將他們訓斥了一番，並且直率地指出了某方的陰謀。一位首領給我的話語惱怒了，拔出腰間的手鎗指着我；在那千鈞一髮的場合下我知道我不能退卻；我便拉高了嗓子告訴他們，在不久的將來，他們會後悔的。說完了我才大踏步地從那持鎗的傢伙身旁走了出來。他們都給我無畏的豪語驚呆了。那個持鎗的傢伙看到我毫不介意的樣子更是瞠目不知所措，呆望着我走了出去。

回到辦公室裏時，我將經過情形告知了焦躁的同事們，並立即將詳情電知外交部請

示。不多時白姊也來了；她因為久候不見我歸去所以怪我有事不預先通知她。我永遠不能忘記她那種激動的表情，那般地刺入了我心靈的深處；她不顧一切的樓住我，拉着我回去。

回到住宅裏；我因過度的激動便靠在沙發上，讓自己輕鬆一下。白姊坐在我身旁，倒了一些威士忌酒給我，我笑着飲了。她真想得周到，見我笑了便開了收音機，要我將剛才的事告訴她。我只是含糊的應答着；直到晚餐後，煩亂的思潮才捨掉被絞痛着的我。我便拖着白姊上車，加足速率向荒漠裏的古跡馳去。到了那裏我又拖着白姊下車，默默地躺在沙坡上。她終於給我的長久減默惱怒了，拖長了臉罵我故意冷待她，挖苦她；我看了她那種表情不覺笑了起來；白姊因此更惱怒着；我的笑聲因此更無法停止。突然地她縱身躍起準備離去。我一邊笑一邊拖着她；但是她撇了我的手往前奔去，我便跳上車慢慢地跟在她旁邊；我笑得利害好久沒法停止；她則氣極，將頭轉向別處；我怕她真的生了氣，等她不注意的時候，我突然停住了車將她攬進車箱；她用力掙扎着，使我用了很大的氣力才將她按住。我也不給她解釋；因為我用最正確，最有力，最完美的答覆給了她——一個長而熱的偷吻——這使她那紅暈的臉頰上浮起了迷

惑的笑。我證實了她沒有因我的舉動而表示反感後，我再吻了她，才將剛才的事講給她聽。白姊聽了便罵我太魯莽而且事先不商得她的同意。我再熱烈地吻着她表示我的認錯和感激。

當我們再度回到那古跡旁時，我才注意到四周的夜景。是的一切都是美麗的，這裏有着的是宇宙中的精華：光潔而富有曲綫美的沙坡，恬靜而神祕的皎月；還有星星和子夜靜穆的美感；可是更美妙的是白姊；我不禁重復了一遍詩人曾經感嘆過的話『黃沙和幽靈』！在沉寂的陸海中我們清切地直覺到有一個偉大的，永恆的，美的靈魂，有一個真，美，善，聖的總和存在着！這是汎神論吧！我們沉默了好久，當我們的眼光再度相接觸時，我們的身子接近了，我們的嘴唇更溶成一堆；我狂烈地吻着她的紅唇，纖頸以至赤露着的胸膛！一個溫暖的，熱誠的渴望在我們之間加速地滋長着；我們渴望着得到更多的。那夜，白姊將她的一切都給予了我！ 祝

××

××：

亞蒙

好友！這沙漠所給予人類的屬靈生活是豐富的，是遠超世間任何的物質享受的。

某天當我和白姊並騎奔馳在巨浪形的沙漠中時，忽然間天空裏來了一朵雨雲，現在我竟然和田間的農夫們一般地善觀天時，知道立刻便有陣雨降下；我們加快了速度，避入陳吉思汗的遺跡內。傾盆的大雨在我們剛踏進這廢墟的時刻倒了下來；雷電交響着，使白姊本能地緊靠在我懷中。一會兒陣雨過去了；陸海與天邊的交接處呈現了半輪彩虹，近得幾乎能用手觸到！啊！牠是如此的壯麗，神妙！

我們跨在馬背上，看見了沙漠低窪處涓涓地流着的雨水時，我的感觸正如百年前一位法國青年一般；這個力量使他說服了拿破崙和埃及的王子，協助他開闢一條貫通紅海和地中海的蘇彝士運河！

回家後我寫成了一首短詩，現在抄錄給你。

沙漠之子

造物主！

我窺見了你那赤裸的身子；

在沙漠裏，

和我的戀人一起，

二個你的孤獨的子女。

這是你的啓示！

讓你用泥土所創造的，

作了和你同樣智慧的事；

貫通海洋，

改變了你的形象。

那末現在我求你，

再允許我們作一次：

允許這沙漠之子，

從彩虹的一端，

攀登你的懷抱！

作者註：『造物主』作真，美，善，聖的準繩，範疇與總和解。

×××

這裏的地名——烏托盟——在我剛來時已給我強烈的好感；使我的腦中迴旋着烏托邦的社會主義的美感。我決定在這荒漠的一角裏試行一個理想的社會；當然不能採取數十年前那些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的空中樓閣式的理想；理想一定要建築在相關的事實上；因此我會同這裏的熱心人士創辦了一所民衆學校；從教育的路綫裏去發展理想的社會。

一方面我還主辦了各種座談會；鼓勵工餘的男子和婦人參加；在友誼的氣氛裏互相交換一些牧畜墾荒的經驗；婦女們則交換着持家的經驗；我將正心，誠意，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遺訓和西洋的應用社會學溶合在一起，因為我知道這種國粹遠較西洋的論觀為強，而且又適合中國的民族性。對於青年們我鼓舞着他們努力作藝術，音，樂，文學方面的修養。我告訴他們古老的中國制度已開始腐朽了；新中國昌盛的責任是在我們這一代肩上；我且強調着真善美聖的理想社會是擯棄紛爭，欺詐，罪惡而充滿着日常生活的美化，待人的真誠，操行的完善和藝術，音樂，文藝方面進取的特質的。

我曾帶着白姊去參觀這些集會，組織；他們給我們熱烈的歡迎，因此白姊也興奮地

理解了一些似虛而實的理想社會；並且要我時常講一些給她聽。

我編了一些和上述有關的講義給懂漢文的蒙古教師；有時我也親自去講授；並且時常和一些兒童遊戲或老人們聊天；他們都很器重我，因此，許多私人間的糾紛他們都願由我來判解。

我要求富有者收留被遺棄的私生子和孤兒；告訴他們這些也是祖國未來的主人翁，如果他們能受到優良的教養對人類將有福利，否則便是禍害。我要求外交部代辦處的醫士舉辦定期免費的診療；因此他們愛我同時也愛着白姊，因為兒童們是如此地喜歡和她接近。

我按期去每一個蒙古包訪問他們，以便得知我的夢想的小世界的進行；而他們給我的答覆，以及在事實上的表現都是滿意的！

我沒法詳細地告知你這裏的實情；總之如果擯棄了政治家，軍事家們的野心計劃所造成的紛爭，一切已能表現一個理想社會的雛型了！

這裏是一個現實烏托邦的小世界！ 祝

××

亞蒙

第七篇

亞蒙之死

××：

幸福之神似乎重復來臨到我；我想我該是生活在天堂裏吧！白姊和我如影之隨形；我們準備結婚了；不久之後我們只是等候着白姊雙親的回信了。

白姊是這般的大方，穩重，美慧，善交際，因此，使我的同事們和盟邦官員都和我同樣地對她傾倒。在一次舞會裏他們尊稱她為公主；你想我是如何的滿足與驕傲啊！

我從未想到她竟是如何的富有美德的一位女性；自從她來到這冷落的荒漠的一角後；這裏的整個空氣已變得如南國一般的溫暖起來，我的雜亂而無規律的生活更變得有系統有生氣起來。有時她給我當秘書，有時則是我的主婦；有些疑難的公事她也貢獻意見，因此她又是我的顧問了。我真有些懷疑在她未來到這裏之前，我是如何地生活着的。離了她，我不知如何地工作，更不知如何再活下去？

白姊更使我聯想到輝煌的辛潑孫夫人，她一定也是一位充滿着美德的女性，因之

使尊貴的英王愛德華八世寧願遜位降格娶她。如果我亦貴為君王，我定然仿做那位異國的英雄；因為這種舉動的本身除了表現情感高於一切之外，還空前的創了一個例子：便是給階級制度極嚴峻的英國貴族中心社會一個大打擊！

×××

這裏什麼都玩遍了；不久我們決定去沙漠裏旅行；我雇了響導和駝騎，一羣人便簇擁着我們向陸海中出發。他們將白姊和我安置在二頭駱駝背上塔形的轎帳裏；這是座位，也是寢室，更是餐廳；駝騎旁有小童跟隨着等候吩咐。彩錦的轎帳和僕役響導們的披肩，更顯示了我們的豪華。據說這是可汗的蜜月旅行儀式。那末我該是沙漠裏的王子，白姊便是公主了。她靠在我的臂中，任駝步搖擺着前進；在這種境遇裏，世上似乎再沒有值得我們需求的了。響導們哼着的蒙文情歌也似乎格外諧和與逗人心弦；我們終日很少講話；因為我們彼此的思維已溶化為一了。在暮靄流煙裏，我們來到一處部落，也許是那裏的王公吧？他熱烈地招待着我們；召集了部落裏的青年男女舉行野宴；他們圍坐成一圓形；中間煮着整隻的羊——這是最尊榮的款待——再有一隻大鍋，煮着牛羊的乳；生火用的燃料是乾牛糞，用一個大匙不停地攪着奶，也用這大匙加着燃

料；因此當他們將飲料送到我們面前時，實在使人有些難以下嚥。蒙古人民的舞蹈更充分地表現了古色古香和始人的風味；那種原始式的舞步確能使人瘋狂；因此我和白姊也參加着狂舞！

次晨臨別時，王公來送別我們，他那花白的頭髮和帶着微笑的紅臉，使人一見就有特殊的親切之感。他對我吐露了誠摯的欽佩之語，並且希望我在不同的環境下繼續努力地幹下去。我給那位陌生的王公和出乎意外的話語驚呆了，也不及追問他究竟，因為警導們已在催促着趕路。白姊聽了他的推崇的話語，便以小偉人的阿謾名銜來取笑我！

駝行不久，我們聽見人聲擾雜，白姊便探首出外問隨從者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一個警導告訴我們，那邊有一位過路客寄宿在一個蒙古包裹，依照蒙人的習慣，他們總讓自己的女兒和路客睡在一起；次日便要路客飲下一大碗冷水，以便證明過宿的旅客是否君子；爭執的緣故便是那人不曉這裏風俗而拒絕飲水。我們對這不合邏輯與不可思議的事笑了好久。我為了要挖苦白姊的俏皮；便乘機問她要我喝下一碗冷水否？

三星期很快地過去了，離白姊的假期還有一個星期；不幸的事在最幸運的時候發生

了。

某天下午我正和白姊在後花園裏用茶，我的管菜園的老園丁匆匆地跑來告訴我，說是我所種着的花心菜和羊角菜給人踏壞了。花心菜和羊角菜是我最喜歡喫的蔬菜；我種着一方面也是為着紀念約翰生牧師，他是我幼年時的好友海路得的父親，海路得已因着肺病在三年前逝去；他的父親每次邀我去他家用餐時，總是特地為我預備這些蔬菜的。我的菜園剛好在外蒙古與西伯利亞的隔界邊；因為氣候與土壤的關係，所有的園地都給我蓋上乾草結成的草席；因此菜園由於疏忽而給人踏壞，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我叮囑白姊稍等一會，便隨着園丁跑去查看一下。菜園在烏托盟的郊區，離我的住宅約有一里路之遙；那邊居民很少，少得幾乎沒有；當我到達時，已看見一羣人蹲在那裏，我也沒有用心；等我下車時那些人便圍近來，待我發覺異樣却為時已遲，背後的一個用刀將我猛刺了一下！我連自衛和問話的時間都沒有。當我感覺一陣劇痛和看見自己的鮮血潰在黃沙上面時，我便昏倒了！

醒來時，白姊坐在我身旁，還有這裏外交部代辦處的醫師在來回地踱步着。白姊見我醒來急忙將淚水揩去了，慘白的臉上，呈現了希望的微笑。原來我已在昏迷狀態

中經過了一日一夜。幾天後我才知道我肩上的刀傷很重，失血過多，願給我輸血的人，血型都不合格；醫生給我注射大量的葡萄糖及補血針；他們担心的是創口會否發炎，給刺刀碰傷的肺尖能否自癒，因為我失血過多根本不能動手術。後來我又知道那管圍的老僕也受了很重的刀傷；並且因此死去；對我我激起了無限的悲哀。因為那位老僕人是如此的忠心耿耿！不久我這含有國際性的被狙，已傳遍了國內外；但是暴徒沒法捕獲而且為了政治上的某種原因，和祖國派遣去東北接收的首流工程師張宇常的被刺一般，這事也便成為懸案；不過因此却引起了政府對邊疆行政的重視。我受到優厚的撫恤，並時常被熱心的人物和函件以及記者探訪者。我開始為自己慶幸，雖然我的身心受了很大的折磨，但是為了祖國犧牲是光榮的！

最使我感到欣慰的是我接得了二年前在上海結識的那位龍亨利上校的來信。他從報上得知了我受傷的消息，知道我的工作地點，所以來信慰問我；對我這次的受傷他表示了無上的崇敬之意，他現在已在美國議院中當了很成功的議員，並且告訴我，他正在設法促使政府取消移民的限制律！他說對我的論觀已有着極大的信心。

一星期過去了，我的傷口稍癒；但是因為貧血的緣故疲乏捆綁着我，肺尖的傷口更

使我嗆咳着，我像垂斃的人一般地無力掙扎。白姊的假期滿了；影片公司來了電報，催促她回去；同時她家裏的回信卻遲遲不見到來。我也勸她回北平去；等工作完畢了再回來舉行婚禮；但是一切的勸慰都顯然地失敗了我無法打動她堅決的意志。她直率地拒絕了我的勸告；也不給影片公司回信，並且準備放棄她努力了十數年才得到的成功。○ 某天，因着我再三的請求醫生才肯將我的病狀告訴我。他說我的傷口痊癒後，將患極嚴重的壞血症；如果肺尖的傷痕自動長復後，他仍不能斷定有無毒素滲入；這裏的繁忙的公務對我是極不適宜的。○ 從醫生的話語中我已察知我的生命已不長久了。幾天我在悲哀裏生活着，熱烈的情濤與冷酷的理智將我這微弱的病體作為戰場！我為白姊感到悲痛！最後我決定不讓她知道實情；並且催促她趕快回去。

—— 星期又過去了；我所需用的藥品遲遲不見運到。白姊的公司裏又來了急電，但是她依然置之不理；整天整夜的伴着我，還間時給我親切的甜吻。○ 當我張眼看見她那美麗而高貴的形象時，我又渴望着要活下去愛她；我的主意又復開始動搖起來。○ 她給我的純情的撫愛愈多愈是加添我內心的痛楚與不安。○ 不久白姊竟提議找牧師來我病榻旁證婚。○ 我堅決地以健康情形惡劣，等我復原後等理由推諉着；而且竭力鼓勵着她

以藝術去啓示人們去告知人們，世間的真善美聖的人生方式。

一星期又逝去了；在我所剩餘的短促的生命裏，時間消流得這般地快；我的傷勢卻仍不見起色。不久我並且給熱度侵襲着；因此我的性情突然變得暴躁起來。也許是我故意的要使白姊傷心；有一天我竟惡言咒詛她的固執，並且藉故提起她在上海時的浪漫生活所造成的過失。雖然每次我都本能地向她道歉，但是這對於我要設法使她離去的隱衷終於生效了。最後白姊的家信來了；裏面只寥寥的幾句，說是她的母親病了，見信急速回平，對我們的婚事卻隻字未提？

你必須知道，她的家信所以對我們的婚事隻字未提的緣故，是由於我暗地裏所推行的計劃。某天我剩着白姊甜睡的時候——她陪伴我時常整夜不睡所以睡時卻很長久！因此我有很充足的時間，要求我的醫生代筆作書，我口迷着他為我寫下；我將自己和白姊熱戀的經過情形簡略的提了一遍，並且將我的健康情形冷酷地告知了她的父親，要求他老人家為了白姊的前途計，寫前面的那封來信。同時影片公司裏又來了急電，白姊受不住我再三的催促，她在苦痛地哭泣後終於答應了我的請求。

醫生來了，我只得暫時停筆。

祝

××

××：

在我寫這些書信的時候，無異的是將不久前的充滿着朝氣，希望，光明與幸福的日子回憶一遍。我的手懦弱地顫動着，我的淚水如不斷的泉流湧出；除了這種本能的感傷外，我也沒有其他方法能發洩我內心的痛楚了！

在白姊離去的最後一天；我的精神較佳，她終日伴着我，甚至一刻也不願離開；她還間時給我哼我心愛的神曲，『生之甜謎』；直到如今我似乎耳邊還有她那熱沉的聲浪在波動着：

啊！生之甜謎，

我終於尋得了你；

啊！我終於窺見了，

你整個的祕藏！

亞蒙於病榻

所有的渴望，追尋，
爭鬥，期待，降服；
給火烈的希望，快慰，
淌下了無意識的熱淚！

世間追尋着的是愛，

祇是愛；

唯有愛才能補償一切！

這是生之謎的解答，

也是它的終程；

同為能征服人心的，

祇是愛！

其餘的時間我們化在討論等我康復後的蜜月旅行裏；雖然我知道這已是多餘的夢想

；但是我想活的意志力很堅強，而且為了要敷衍形將離去的白姊，我也只得苦痛地以綺麗的婚後計劃使她暫時得到心理上的滿足了！

那天我接得外交部的委任函件，說是在外蒙獨立後，擬委派我為駐節這裏的辦事處主任，白姊見了信異常的興奮，這也同樣地給我心理上的快慰。但是事後我卻去信拒絕了；理由是一個才只二十七歲的青年過早的露頭角是不相宜的。而且那時醫生已發現我曾患過肋膜炎的部位又開始發炎了。在那辭職信的末了，我還加上了幾句有禮貌的推辭話語。

次晨終於來臨，我被白姊的熱吻驚醒，然而我卻佯裝熟睡，因為我已沒有勇氣張開眼來；為的是要避免那形將遺留在她一生中的辛酸的回憶。當我聽着她叮囑護士的話語和腳步聲漸漸地遠去時我再也不能忍耐了！我聽着汽車聲響便勉強爬了起來，讓護士扶着我走近窗口，看着她那動人心弦的背影消失在車箱中！我的心已隨着我的美麗而賢良的未婚妻的離去一起埋葬了！

十年來，我這枯乾而倔強的眼給內心苦痛的焚燒再度潤溼了；我像嬰孩那般的哭泣了起來。祝你

××

××：

好友啊！你怪我太挖苦着自己，並且以為我不該不早日告訴你我的健康情形；但是你很明瞭這與事實無補，否則不是在你首次接獲我的書信時，你一定會看到這事的陰暗面而將帶着沉重的心緒來閱讀這些書信了嗎？

前幾天我還能起牀甚至還違抗了醫生的吩咐，偷偷地騎了幾次馬。可是這想活的一切努力都歸於徒然；我清楚地意識到，這只是垂死的人的迴光反照而已。在經過幾次掙扎後，終於我又躺在床上了。

醫生發現我的血液內已滲入毒素，注射的滋補品我的血液已不能吸收！

白姊差不多每星期有信與電報給我；詢問我的健康情形；並且說她是如何地為想念我而苦惱；更要求我允許她放棄工作來到我的身邊。她的每封信每句話和每一個字只是加添我的苦痛與內疚！我一向是以情感至上為信念的，但是到了這時我却冷酷地變得理智起來了！

亞蒙

對於白姊的訴苦，我以善言安慰着；對於她準備放棄工作我則嚴辭地反對；我盡力設法拖延時日；因為我知道殘酷的時間會帶來我的死亡，會冲淡人的情感；而且繁忙的工作將使白姊同樣的無暇煩惱。但是這種立論卻不適用於白姊，她的來信卻較前更多，措辭更形劇烈起來。我苦痛地掙扎着去克服自己，直到如今我才真正地知道自我是如何地難以克服啊！有時在深夜裏我由夢中驚醒，我高呼着白姊的名字；在白日裏我想念着白姊幾乎發狂！我在感覺寂寞孤獨得無法可想時，便讓護士給我朗誦雪萊和拜崙的詩篇；還有『白夫詩冊』裏的『迷娘』和『懺悔篇』。『迷娘』使我渴念着白姊；『懺悔篇』使我想念着母親和姊姊；最後我便自己口中數數使自己安靜！

在白姊給我的書信中，我得知她的母親真的在病着，而且由於她那位可敬的父親是個現實主義者，他遵守了我們的密約。

好友啊！我的肉體將要毀滅了；我的靈魂呢！啊！誰能告訴我啊！告訴我在我死後還將存在否！我要懺悔了！ 祝

××

亞蒙

××：

今天醫生來過了，從我的升降無定的熱度中，他發覺我的創口內部已在發炎。某種毒素分量在增加着；再有助膜炎和壞血狀態；我被斷定是無望的了！

今天我的脾氣暴躁極了，當我對鏡自覽時，瘦弱竟使我如此的震驚，我將手中的鏡子擲得粉碎；我祈求白姊在我死去前，不會來到；來看見昔日的英雄，消瘦灰黃得如骷髏一般！

我得到了退職金和一筆可觀的獎勵金；我並且將所有的不動產賣去了；因此突然變得豪富起來。

白姊的來信是如此的熱烈，溫暖；讀了使我帶着垂斃的身子還想和死神掙扎一下！我沒有將真實的情形告訴她，我說了很大的謊話——純潔的謊話不是犯罪——我告訴她我的健康情形快將復原，叫她工作完畢了再來見我！

苦命的白姊！當她充滿着熱望來到這裏時，所看見的只是黃沙一掬，形將如何啊！造物主！我不願歸去！我還年輕！請你將那些殘害人類的惡徒的生命加給我吧！啊！為何不能；為何不能啊！

××：

好友啊！好友啊！好友啊！我太孤獨了，讓我多稱呼你幾聲吧！

可笑得很，一個註定了將夭折的人，還少不了希望，還有要求！那末請你看在我們的友誼份上為我作二件事吧！

這裏我匯上我的財產的一半——我的生命的一半——其他一半我已託解匯給白姊了——請你帶去交給我的母親和姊姊。她們在鄉間的住處大約沒有遷移，可是我寄去的這數年來僅有的一封信卻未接得回音；因此我惟有託付你了。

請告訴她們我是如何地想念着她們啊！對數年前的出走，我是出於無奈的；因為早年的孤獨和流浪生活使我對她們沒有情感；有的只是血統上的關係和法律上的義務而已；而且環境迫使我這樣做。好在這一筆款子已足夠她們終生享用，如果我有罪的話，也能被赦免了吧！你該知道，我這數年來的苦鬥亦只是要盡我在血統上和法律上的義務啊！

請用你那生花之舌告訴她們吧！我是愛她們的。再請你將這事告知在那邊的親友

亞蒙

們吧！讓他們可以少咒詛我幾句，因為我願在我死後還會有入咒詛我！

請將我給你的書信設法交給白姊吧！因為唯有如此才能讓她知道我是如何地愛着她！唯有如此才能使她滲透我的人格而去發現她所愛着的亞蒙並不像她理想中那麼完善；也唯有這樣才能使我這曾卑視過她，曾經欺騙過她的心靈得到平安！

好友啊！她會原諒我吧！我覺得在我這短促的一生中我辜負了她！

亞蒙

××：

好友啊！我以為前次的來信是我最終的遺囑了；可是彌留了數日；我還未歸去；我還能勉強地支持着自己寫信，你看啊；我的手在顫抖着！你能看清我的字跡吧！

告訴我的母親和姊姊吧！在這離去的數年中我是如何地想念着她們；如何地懷

着她們的熱望想在一日之間變成王子；可是童年的孤獨的生活和親友的冷酷，給我心靈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創傷。我在上海的時日裏時常避免去會見他們；因為在我的孤單的力量對他們不能作什麼時我不願見他們；因為見了病着的母親和親戚們露骨的譏刺我便受不了！

在這種不幸的場合下，我發現了一個立論；也就是這個觀念使我能自己原諒着自己，自私地忍心地出走，活下去。我發現了慈母的偉大！神聖的父母，不是忍受了肉體上和精神上的痛苦而培育着子女嗎？他們所希望的是什麼？不是金錢，更不是自己暮年時在物質上的享受，而是等待着他們的子女知道如何地去做人，如何地在造福人羣的境界裏獲得成功！

好友啊！當你會見白姊時，請告訴她吧！告訴她在我和她曾有過的短促的生活裏，我所希望於她的一切，也就是我滅亡後的最終的願望！我相信在我所有的書信裏已表現了我所信仰的，我曾經努力地追尋着的人生的真，善，美，聖了。

好友啊！別忘了我的囑託啊！

亞蒙寄自外蒙烏托盟

民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

×××

請讀者原諒我在這裏離題。

作者為了要探求這悲劇的終點的緣故，便在去北平的機緣中答應了那位友人的鄭重

的囑託；將亞蒙的遺書帶給他的白姊。因為她是當時有名的影星，所以我很容易的找到了她那坐落在宣內的住所。由於我的請求，她帶領我去亞蒙在平時和她初會の後園花房內。遺憾的是我並非亞蒙，而且在嚴寒的天氣裏，落花已變作了枯葉！

我真誠地告訴她此次造訪是受友人之託，來帶給她亞蒙的遺書的；我並且告訴她在上海時，我已讀過這些書信，並且要求她將以後的情形告訴我。她帶着渴望和焦急的情緒目不移睛地望着我取出亞蒙的遺書，我才握在手中，已給她搶了過去；也不回答我的要求；立刻展讀着那些書信；她的眼圈立刻紅了起來，淚珠開始在她那長長的睫毛下淌着；我注視着她的每一個動作，因此我發現她是這樣的嫵媚，一如亞蒙所描述的「迷娘」那般！

約有二小時之久，她完全忘卻了我的存在；只見她一會兒痛哭失聲，一會兒又現出了光明輝煌的微笑；一會兒臉頰變得紅暈而醉人，一會兒自言自語的似乎得到了某種神秘的悟性；最後她變得沉靜而嚴肅起來；靜穆似乎更加重了鬱鬱的氣氛，她一鼓氣將所有的書信都讀完了。

我絲毫沒有被長久的緘默所苦；因為我已陶醉在白姊的嫵媚和變幻恍惚的情緒裏；

我忘卻了自己的存在！後來還是她驚醒了我的迷夢；似乎她向我道歉着她的失禮。

她不願多說話；不過在我表明我的要求並非是出於好奇而是熱誠地同情亞蒙的遭遇和進一步的要了解亞蒙的人格後，她很感激我，並且給我閱讀亞蒙在臨終前寫給她的未發出的七封書信；作者坦白地告訴了白妙預備收集這些材料編印書籍，承她慷慨地允許我抄錄下來：

空白页

七封訣別的書信

(一)

白姊：

我最敬愛的，最美麗的未婚妻；如果世上有更能表達我對你愛慕之深的形容詞句我一定盡量地寫在這有限的紙上；在黑夜裏在白晝中我同樣地夢幻着；也只有這個夢——回憶你伴着我的時日裏所享受的優遊的生活，才能補償我在任何方面所有的缺陷；你給我帶來了天堂裏的滿足！

別為兒女之情所苦惱了；同樣地牠會鼓舞你，使你滿足，使你成功；也同樣地牠會使你苦痛，使你毀滅！

幹吧！站在你的本位上，正直地幹去；世上的爭鬥，罪惡以及一切的紛爭都是暫時的存在；願你從藝術的境界中去追求人生的真善美聖；因為最終的世界正如聖經裏或智士們所闡明的，是倫理，道德，藝術，文學，音樂等所交織成的整個生命程式。

忍受吧！許多事人們認為不可能的，都將遭遇到。那末請為着我的緣故忍受吧！末了，再加上我這如江海奔騰，月夜靜穆，風暴雨怒，或永生泉流似的愛！

給你

千萬個熱吻！

亞蒙吻書

(二)

白姊：

別為我的健康擔憂吧！醫生說至多再有二星期的休息，我便可康復了；像你第一天來到這荒漠裏時，所會見的英雄一般！

記着吧！美善偉大的人生，不一定要建築在完美的現實中；在缺陷的境遇裏，將使人更能上進，奮發，超越人類智慧所能作的一切！

白姊！如果我不幸死去，你仍然愛我嗎？愛我給你所留下的甜蜜的回憶，思想，人生目標？你會懊悔嗎？你會因為我曾冷酷地哄你回去而咒詛我嗎？你能努力去為我所曾夢想着的世界奮鬥嗎？

我已經搬到你住過的房間裏來了；因為只有如此作才使我感覺自己還生存着，我吻了每一件你曾經撫摸過的器物！

亞蒙吻書

(三)

白姊：

請原諒我；我知道無論什麼不幸的事發生時你會原諒我的。我不該留下這些話語來刺痛你吧！唉！因為你為我已忍受得夠了啊！

親愛的，我的人兒，現在我有些後悔，最初我不該投身在這種無意識的爭鬥中去。現在我夢想着如果世上所有的偉人，政客，領袖，野心家都能利用他們的智慧致力於這求真，善，美，聖的人生程式中去；那末這個世界該是多麼的完美，喜樂，清平和接近自然啊！為何我與他們竟是一般的愚蠢呢？

親愛的，如果你再說我不愛你，那末我唯有用我還剩餘着的稀少的血液來寫下這些書信了，遙遠的吻！

(四)

你的亞蒙

白姊：

我若為王，一位給千百個公主追逐着的王子，我仍然會挑選你，作你的俘虜你的僕

役；因為我沒有忘記，當我失意的時候，在我孤獨而徬徬的機遇裏，你是如何熟誠地看顧着我；啊！我相信一個人活在世上所需求的，也不過是這些了。

沒有你在一起的歲月裏，我覺得自滿自傲；可是當我遇見了你的時候，我便深深地感到自卑自謙過去的一切盡是愚盲和缺陷；唯有你才曾充實了我這缺陷的人生！

那夜，在陳吉思汗的遺跡旁，當我們的心靈接近時，啊！白姊，我覺得我有力量將這個世界反覆一下，誰說我不能活下去征服世界啊！

曾經在我們培育下的理想小社會，當你的離別和我的受傷來到時也片片的碎裂了；他們是如何地渴望着你的來臨和我的痊癒啊！但是這一切，我不能不承認已是不可能的了！

你的亞蒙

(五)

白姊：

我又懊悔了；我覺得那夜不該接受你的賜予；因為夢般的幸福，竟會猝然裏轉變！這不可避免的不幸，可不是因而連累了你嗎？

天空給灰暗的彤雲籠罩着，我在想念你啊！白姊！我的人，你好嗎？你正被千萬的人們崇拜着吧！我該是如何地為有着這樣的一位未婚妻而驕傲啊！

我想插翅飛來吻你，擁抱你！你相信白臘和羽毛的翅膀不會在我飛臨大海時給無情的陽光溶化而墮入碧波的沉淵吧！親愛的，這只是不可能的幻想啊！

孤獨的亞蒙

(六)

白姊：

如果不幸的事臨到我時，你會寬恕我吧！饒赦我曾咒罵過你，並且欺哄着你離去；去問你那位可敬的父親吧！我只是如何地重視你十餘年苦鬥換來的成功啊！你能諒解我決不該因愛你而太過自私吧！

你知道的，外交部晉升我為這裏的主任，可是在你離去後，我給外交部去信回絕了。事實上我的體力已不能勝任，而且年輕的人鋒芒太露是不相宜的。

我沒有知道在我短促的二十七歲卻等於六七十歲垂暮的年齡；我的旅程突然間中斷了。我盡了我的責任吧！他們會以追悼的哀榮加在我身上或甚至用輝煌的名銜贈給

我；可是這對於死去的人又有何益處呢？他們能還給我將失去的生命嗎？

我慶幸的是我能終生在這縹渺的沙漠裏；因為早年我已醉心於單純的農村生活；他們是如此地和自然接近，虛心地追尋着人生的真，善，美，聖！

白姊！你會來嗎？啊！我渴念着你啊！

孤獨的亞蒙

(七)

白姊：

我的人，我的生命；你不在這裏；啊！所以我要歸去了。白姊！快來啊！在我走進那縹渺的幽谷前還能見你一面嗎？造物主竟是如此的殘酷嗎？親愛的！白姊！你在那裏啊！在好遠的地方吧！

我辜負了你啊！白姊！白姊！！

你的孤獨的亞蒙

版權
所有

翻印
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八月月初版

著
者

白

夫

發
行
者

汪 蔭 天 培
蔭 天 培
余 新 政
徐 紹 政

出
版
者

滬
江
書
屋

上海國明園路二〇三號

神
州
國
光
社

五
洲
書
報
社

總
經
售

中
國
圖
書
雜
誌
公
司